五禮通考

106K
37

門口 12
號卷 1062
37

五禮通考卷第九十九

内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蕙田編輯
太子太保總督直隸右都御史桐城方觀承同訂　按察司副使元和宋

吉禮九十九

禘祫

宋史禮志宗廟三年一祫以孟冬五年一禘以孟夏真宗咸平元年判太常禮院李宗訥等言僖祖稱曾高祖太祖稱伯文懿惠明簡穆昭憲皇后並稱祖妣孝明孝憲孝章皇后並稱伯妣案爾雅有考妣王父母及世祖之別以此觀之唯父母得稱考妣今請僖祖止稱廟號順祖而下即依爾雅之文事下尚書省議戶部尚書張齊賢等言王制天子七廟謂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前代或有兄弟繼及亦

移昭穆之列是以漢書爲人後者爲之子所以尊本祖而重正統也又云天子絶暮喪安得宗廟中有伯氏之稱乎其唐及五代有所稱者蓋禮官之失非正典也請自今有事於太廟則太祖并諸祖室稱孝孫孝曾孫嗣皇帝其爾雅考妣王父之文本不爲宗廟言也歷代既無所取於今亦不可行詔下禮官議議曰案春秋正義躋僖公云禮父子異昭穆兄弟昭穆同此明兄弟繼統同爲一代又魯隱桓繼及皆當穆位又尚書盤庚有商及王史記云陽甲至小乙兄弟四人相承故不稱嗣子而曰及王明不繼兄之統也又唐中睿皆處昭位敬文武昭穆同爲一世伏請僖祖室止稱廟號后曰祖妣順祖室曰高祖后曰高祖妣翼祖室曰曾祖后曰曾祖妣祝文皆稱孝曾孫宣祖室曰皇祖考后曰皇祖妣祝文稱孝孫太祖室曰皇伯考妣太宗室曰皇考妣每大祭太祖太宗昭穆同位祝文並稱孝子其別廟稱謂亦請依此詔都省復集議議曰古者祖有功宗有德皆先有其實而後正其名今太祖受命開基太宗纘承大寶則百世不祧之廟矣豈有祖宗之廟已分二世昭穆之位翻爲一代如臣等議禮爲人後者爲之子以正父子之道以定昭穆之義則無疑也必若同爲一代則太宗不得自爲世數而何以得爲宗乎不得爲宗又何以得爲百世不祧之主乎春秋正義亦不言昭穆不可異此又不可以爲證也今若序爲六世以一昭一穆言之則上無毀廟之嫌下有善繼之美於禮爲大順於時爲合宜何嫌而謂不可乎翰林學士宋湜言三代而下兄弟相繼則多昭穆異位未之見也今詳都省所議皇帝於太

祖室稱孫竊有疑焉詔令禮官再議禮官言案祭統曰祭有昭穆者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疎之序而無亂也公羊傳公孫嬰齊爲兄歸父之後春秋謂之仲嬰齊何休云弟無後兄之義爲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故不言仲孫明不以子爲父孫晉賀循議兄弟不合繼位昭穆云商人六廟親廟四并契湯而六比有兄弟四人相襲爲君者便當上毀四廟乎如此四世之親盡無復祖禰之神矣温嶠議兄弟相繼藏主夾室之事云若以一帝爲一世則當不得祭於禰乃不及庶人之祭也夫兄弟同世於恩既順於義無否元宗朝禘祫皇伯考中宗皇考睿宗同列於穆位德宗亦以中宗爲高伯祖晉王導荀崧議大宗無子則立支子又曰爲人後者爲之子無兄弟相爲後之文所以舍至親取遠屬者蓋以兄弟一體無父子之道故也竊以七廟之制百王是遵至於祖有功宗有德則百世不遷之廟也父爲昭子爲穆則千古不刊之典也今議者引漢書曰爲人後者爲之子殊不知弟不爲兄後子不爲父孫春秋之深旨父謂之昭子謂之穆禮記之明文也又案太宗享祀太祖二十有二載稱曰孝弟此不易之制又安可追改乎唐元宗謂中宗爲皇伯考德宗謂中宗爲高伯祖則伯氏之稱復何不可臣等參議自今合祭日太祖太宗依典禮同位異坐皇帝於太祖仍稱孝子餘並遵舊制

蕙田案兄弟同昭穆所議是

咸平二年八月太常禮院言今年冬祭晝日以十月六日荐享太廟案禮三年一祫以孟冬又疑義云三年喪畢遭禘則禘遭祫則祫宜改孟冬荐享爲祫享

仁宗天聖元年禮官言真宗神主祔廟已行吉祭三年之制又從易月之文自天禧二年四月祫享

〔玉海〕天聖元年四月乙卯遣官禘享太廟遂以薦享爲禘享

天聖八年九月太常禮院言自天聖六年夏行禘享之禮至此年十月請以孟冬薦享爲祫享詔恭依

嘉祐四年十月仁宗親詣太廟行祫享禮以宰臣富弼爲祫享大禮使儀使樞密使宋庠爲儀仗使參知政事曾公亮爲橋道頓遞使樞密副使程戡爲鹵簿使同判宗正寺趙良規請正太祖東向位禮官不敢決觀文殿學士王舉正等議曰大祫之禮所以合昭穆辨尊卑必以受命之祖居東向之位本朝以太祖爲受命之君然僖祖以降四廟在上故每遇大祫止列昭穆而虛東向魏晉以來亦用此禮今親享之盛宜如舊便

禮官張洞韓維言國朝每遇禘祫奉別廟四后之主合食太廟唐郊祀志載禘祫祝文自獻祖至肅宗所配皆一后惟睿宗二后蓋昭成明皇母也續曲臺禮有別廟皇后合食之文蓋未有本室遇祫享即祔祖姑下所以大順中三太后配列禘祭議者議其非禮臣謂每室既有定配則餘后不當參列義當革正學士孫抃等議春秋傳曰大祫者何合祭也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是以國朝事宗廟百有餘年至祫之日別廟后主皆升合食非無典據大中祥符中已曾定議禮官著酌中之論先帝有恭依之詔他年有司攝事四后皆預今甫欲親祫而四后見黜不亦疑於以禮之煩故耶宗廟之禮至尊至重苟未能盡祖宗之意則莫若守舊禮臣等

愚以爲如故便學士歐陽修等曰古者宗廟之制皆一帝一后後世有以子貴者始著並祔之文其不當祔者則有別廟之祭本朝禘祫乃以別廟之后列於配后之下非唯於古無文於今又四不可淑德太宗之元配列於元德之下章懷真宗之元配列於章懿之下一也升祔之后統以帝樂別廟之后則以本室樂章自隨二也升祔之后同牢而祭牲器祝冊亦統於帝別廟諸后乃從專享三也升祔之后聯席而坐別廟之后位乃相絕四也章獻章懿在奉慈廟每遇禘祫本廟致享最爲得禮若四后各祭於廟則其尊自申而於禮無失以爲行之已久重於改作則是失禮之舉無復是正也請從禮官詔四后祫享依舊須大禮畢別加討論仍詔祫享前一日帝詣景靈宮如南郊禮衛士母得迎駕呼萬歲有

司言諸司奉禮攝廩犧令省牲依通禮改正祀儀散齋四日於別殿致齋二日於大慶殿一日於太廟尚舍直殿下設小次御坐不設黃道褥位七室各用一太牢每座簠簋二甒鉶三籩豆爲後無黼扆席凡出三閤瑞石篆書玉璽印青玉環金山陳於庭別廟四后合食牲樂奠拜無異儀故事七祀功臣無牲止於廟牲肉分割知廟卿行事請依續曲臺禮共料一羊而獻官三員功臣單席如大中祥符加褥十月三日命樞密副使張昇望告昊天上帝皇地祇帝齋大慶殿十一日服通天冠絳紗袍執圭乘輿至大慶殿門外降輿乘大輦至天興殿薦享畢齋於太廟明日帝常服至大次改衮冕行禮畢質明乘大輦還宮更服衮袍御紫宸殿宰臣百官賀升宣德門肆赦二十一日詣諸觀寺行恭謝禮二十六日

御集英殿爲飲福宴

會要嘉祐四年孟冬詣太廟祫享御批云惟祫享之儀著禮經之文大祭先王合食祖廟感烝嘗之薦深肅儼之懷追孝奉先莫斯爲重有司所存出於假攝卜以孟冬備茲法駕款於太室親薦嘉籩朕取今年十一月擇日親詣太廟行祫享之禮所有合行諸般恩賞並特就祫享禮畢依南郊例施行

楊氏復曰伏讀國朝會要仁宗皇帝嘉祐四年三月內出御札曰惟祫享之義著經禮之文大祭先王合食祖廟感烝嘗之薦深肅儼之懷追孝奉先莫斯爲重慈享之廢歷年居多有司所行出於假攝禮之將墜朕深惜之大哉王言此仁聖之君至孝至敬之心之所形而不能自已也當時建明此議出於富公弼之言曰國朝三歲必親行南郊之祀其於事天之道可謂得禮獨於宗廟祇遣大臣攝行時享而已親祀未講誠爲闕典檢會今年冬至當有事於南郊又孟冬亦當合享於太廟欲望詔有司講求祫祭大禮所有降赦推恩則並用南郊故事富公弼之言可謂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者也夫聖王事親如事天事天如事親以祫享之禮比於南郊誠哉是言也然南郊推恩肆赦本非古典乃人主一時之優恩其後遂以爲故事今孟冬祫享冬至南郊二大禮相繼而並行祫享推恩南郊可復行乎南郊而不推恩肆赦南郊可復行乎祫享肆赦南郊因而權罷是雖有以盡宗廟親祫之誠而又失南郊祀天之禮夫豈聖主之本心然

哉葢欲矯其輕則事從其重而遂至於過重過重則不可繼也夫因有原廟則宗廟之禮必至於輕欲矯其輕則宗廟之禮必至於過重不唯過重而已自是親祫止行於一時而其後遂輟而不舉此則矯輕過重而終於不可繼也夫三年一祫此宗廟祀典之大者其實亦宗廟之常禮也常禮則非異事也何欲矯其輕而遂至於過重而終至於不可繼哉

蕙田案楊氏之說切中時弊

樂志至和祫享三首

迎神興安　濡露降霜永懷孝思祫食禘敘再問之期歌德詠功八音播之歆神惟始靈其格茲

奠瓚嘉安　昭穆親祖自室徂堂禮備樂成肅然祼將瑟瓚黃流條鬯芬芳氣達淵泉神孚來享

送神興安　四祖基慶三后在天薦侑備成靈娭其旋孝孫應嘏受福永年送之懷之明發惻然

嘉祐祫享二首

迎神懷安　來茲孝享禮備樂成神登于俎祝導于祊展牲肥腯奏格和平靈其昭格肅儼凝情

送神懷安　靈神歸止光景肅然福祥裕世明威在天孝孫有慶駿烈推先佑茲基緒彌萬斯年

英宗本紀治平二年十一月辛未享太廟

禮志治平元年有司準畫日孟冬薦享改爲祫祭案春秋閔公喪未除而行吉禘三傳譏之真宗以咸平二年六月喪除至十月乃祫祭天聖元年在諒陰有司誤通天僖舊禘之數在再期內案行禘祭以理推之是二年冬應祫而誤禘於元年夏故四十九年間九禘八祫例

皆太速事失於始則歲月相乘不得而正今在大祥內禮未應祫明年未禫亦未應禘至六月即吉十月合行祫祭乞依舊時享庶合典禮二年二月翰林學士王珪等上議曰同知太常禮院官呂夏卿狀古者新君踐祚之三年先君之喪二十七月爲禫祭然後新主祔廟特行禘祭自此五年再爲禘祫喪除必有禘祫者爲再大祭之本也今當祫祭緣陛下未終三年之制納有司之說十月依舊時享然享廟祫祭其禮不同故事郊享之年遇祫未嘗權罷臘祭是則孟享與享廟嘗併行於季冬矣其禘祫年數乞一依太常禮院請今年十月行祫祭明年四月行禘祭仍如夏卿議權罷今年臘享

蕙田案禘祫爲四時之間祀與時享兩不相妨自惑於三年五年之期而踈數致咎又惑於喪畢吉祭之文而禘祫之本義全失無一而可

神宗熙寧八年有司言已尊僖祖爲太廟始祖孟夏禘祭當正東向之位又言太廟禘祭神位已尊始祖居東向之位自順祖而下昭穆各以南北爲序自今禘祫著爲定禮

老學菴筆記太祖開國雖追尊僖祖以下四廟然惟宣廟昭憲皇后爲大忌忌前一日不坐則太祖初不以僖祖爲始祖可知真宗初罷宣祖大忌祥符中下詔復之然未嘗議及僖祖則真宗亦不以僖祖爲始祖可知今乃獨尊僖祖使宋有天下二百四十餘年太祖尚不正東向之位恐禮官不當久置不議也

元豐元年詳定郊廟禮文所言禘祫之義存於周禮春

秋而不著其名行禮之年經皆無文惟公羊傳曰五年而再盛祭禮緯曰三年一祫五年一禘而又分為二說鄭氏則曰前三後二謂禘後四十二月而祫祫後十八月而禘徐邈則曰前二後三謂二祭相去各三十月以二說考之惟鄭氏曰魯禮三年喪畢祫於太廟明年禘於羣廟自後五年而再盛祭一祫一禘本朝自慶歷以來皆三十月而一祭至熙寧五年後始不通計遂至八年禘祫併在一歲昨元豐三年四月已行禘禮今年若依舊例十月行祫享即比年行祫復踵前失請依慶歷以來之制通計年數皆三十月而祭詔如見行典禮詳定所又言古者祼獻饋食禴祠烝嘗並為先王之享未嘗廢一時之祭故孔頴達正義以為天子夏為大祭之禘不廢時祭之祫秋為大祭之祫不廢時祭之嘗則王禮三年一祫與禘享更為時祭本朝沿襲故常久未釐正請每禘祫之月雖已大祭仍行時享以嚴天子備禮所以丕崇祖宗之義其郊禮親祠準此從之

蕙田案自公羊有五年再殷祭之文鄭氏據之又附會緯書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之說蔓衍經傳分離垂隔後世不察遵而行之踈速不均遠近無準朝廷之上每譁然集議訖鮮折衷皆由不考周禮四時間祀之義耳至是詳定禮文所始有禘祫之義存於周禮之說而以祼獻饋食禴祠烝嘗並為先王之享未嘗廢一時之祭信經捨傳直透本原一切葛藤不削自絕乃千古之確論說經之正說聖人復起不可易矣惜當代及後世仍不能尊

信而相沿徃說不改緯書之流毒其深矣夫
文獻通考元豐五年帝謂宰臣曰禘者所以審諦祖之
所自出故禮不王不禘秦漢以來譜牒不明莫知祖之
所自出則禘禮可廢也宰臣蔡確等以爲聖訓得禘之
本意非諸儒所及乃詔罷禘享於是詳定禮文所言案
記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
若舜禹祖高陽世系出自黃帝則虞夏禘黃帝以高陽
氏配商祖契出自帝嚳則商人禘嚳以契配周祖文王
亦出自嚳故周人禘嚳以文王配虞夏商周四代所禘
皆以帝有天下其世系所出者明故追祭所及者遠也
藝祖受命祭四廟推僖祖而上所自出者譜失其傳有
司因仍舊說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禘與祫皆合羣廟之
主綴食於始祖失禮莫甚臣等竊謂國家世系所傳與
虞夏商周不同既求其祖之所自出而不得則禘禮當
闕必推見祖系所出乃可以行從之

蕙田案神宗此舉直是千古卓識有此卓識
方知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真是失禮莫甚也

宋史禮志詳定所言古者天子祭宗廟有堂事焉有室
事焉案禮祝延尸入奧灌後乃出迎牲延尸主出於室
坐於堂上始祖南面昭在東穆在西乃行朝踐之禮是
堂事也設饌於堂復延主入室始祖東面昭南穆北徙
堂上之饌於室中乃行饋食之禮是室事也請每行大
祫堂上設南面之位室中設東面之位禮部言合食之
禮始祖東面昭南穆北者本室中之位也今設位戶外
祖宗昭穆別爲幄次殆非合食之義請自今祫享即前
楹通設帳幕以應室中之位

文獻通考徽宗大觀四年議禮局言周官天府掌祖廟之守藏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則出而陳之既事藏之說者以謂大祭禘祫也國朝嘉祐四年將行祫享議者請陳瑞物及陳國之寶令曹中有司請親祠太廟令戶部陳歲之所貢以充庭實世祖神宗皆可其奏今請祫享陳設應瑞寶貢物可出而陳者並令有司依嘉祐元豐詔旨凡親祠太廟準此從之

宋史禮志大觀四年議禮局請每大祫堂上設南面之位室中設東面之位始祖南面則昭穆東西相向始祖東面則昭穆南北相向以應古義

文獻通考議禮局言古者祫祭朝踐之時設始祖之位於戶西南面昭在東穆在西相向而坐薦豆籩脯醢王北面而事之此堂上之位也徙饌之後設席於室在戶內西方東面爲始祖之位次北方南面布昭席次南方北面布穆席其餘昭穆各以序此室中之位也設始祖南方之位而朝踐焉在禮謂之堂事設始祖東面之位而饋食焉在禮謂之室事考漢舊儀宗廟三年大祫祭子孫諸帝以昭穆坐於高廟毀廟神皆合食設左右坐高祖南面則自漢以前堂上之位未嘗廢也元始以後初去此禮專設室中東向之位晉宋隋唐所謂始祖位者不過論室中之位耳且少牢饋食大夫禮也特牲饋食士禮也以儀禮考之大夫士祭禮無薦腥朝踐之事故惟饋食於室至於天子祭宗廟則堂事室事皆舉堂上位廢而天子壯面事神之禮缺矣伏請每行大祫堂上設南面之位室中設東面之位始祖南面昭穆東西相向始祖東面則昭穆南北相向以應古義詔依所議

楊氏復曰大祫則如朱子周大祫圖時祫則如朱子周時祫圖堂上之所以異於室中也太祖南向昭西向穆東向而已

蕙田案以上三條所論祭禮漸與經義相近皆儒者考經之效也

宋史禮志南渡之後有祫而無禘

高宗建炎二年祫享於洪州

紹興二年祫享於温州時儀文草創奉遷祖宗及祧廟神主別廟神主各設幄合食於太廟始祖東面昭穆以次南北相向紹興五年奏安太廟神主復議太祖東向禮親行欵謁

文獻通考五年吏部員外郎董弅言臣聞戎祀國之大事而宗廟之祭又祀之大者也大祀禘祫爲重今戎事方飭祭祀之禮未暇徧舉然事有違經戾古上不當天地神祇之意下未合億兆黎庶之心特出於一時大臣好勝之臆説而行之六十年未有知其非者顧雖治兵禦戎之際正厥違悞宜不可緩仰惟太祖皇帝受天明命混一區宇即其功德所起則有同乎周之后稷若乃因時特起之蹟無異乎漢之高帝魏晉而下莫可擬倫是宜郊祀以配天宗祀以配上帝祫享以居東向之尊傳千萬世而不易者也國初稽前代追崇之典止及四世故於祫享用魏晉故事虚東向之位逮至仁宗嘉祐四年親行祫享之禮嘗詔有司詳議太祖東向用昭正統之緒當時在廷多洪儒碩學僉謂自古必以受命之祖乃居東向之位本朝太祖乃受命之君若論七廟之次有僖祖以降四廟在上當時大祫止列昭穆而虚東向蓋終不敢以非受命之祖而居之允協禮經暨熙寧之初僖祖以世次當祧禮官韓維等據經有請援證明

白適王安石用事奮其臆說務以勢勝乃俾章衡建議尊僖祖爲始祖肇居東向神宗皇帝初未爲然委曲訪問安石乃謂推太祖之孝心固欲尊宣祖而上孝心宜無以異則尊僖祖必當祖宗神靈之意神宗意猶未決博詢大臣故馮京奏謂士大夫以太祖不得東向爲恨安石肆言以折之已而又欲罷太祖郊配神宗以太祖開基受命不許安石終不然之乃曰本朝配天之禮不合禮經一時有識之士莫敢與辨元祐之初翼祖既祧正合典禮至於崇寧宣祖當祧適蔡京用事一遵安石之術乃建言請立九廟自我作古其已祧翼祖及當祧宣祖並即依舊循沿至今太祖皇帝尚居第四室遇大祫處昭穆之列識者恨焉臣竊謂王者奉先與臣庶異必合天下之公願垂萬世之宏規非容私意於其間祖

功宗德之外親盡迭毀禮之必然自古未有功隆創業爲一代之太祖而列於昭穆之次者也亦未有非受命而追崇之祖居東向之尊歷百世而不遷者也又言漢魏之制太祖而上毀廟之主皆不合食唐以景帝始制故規規然援后稷爲比而獻懿乃在其先是以前後議論紛然乍遷乍祔使當時遂尊神堯爲太祖豈得更有議論其後廟制既定始以獻懿而上毀廟之主藏於興聖德明之廟遇祫即廟而享焉是爲別廟之祭以全太祖之尊蓋合於漢不以太公居合食之列魏晉武宣而上廟堂皆不合食之義當時剛勁如顏真卿儒宗如韓愈所議雖各有依據皆不能易陳京之說以其當理故也太常丞王普奏曰僖祖非始封之君而尊爲始祖太祖寔創業之主而列於昭穆其失自熙寧始宣祖當遷

而不遷翼祖既遷而復祔其失自崇寧始爲熙寧之說則曰僖祖而上世次不可知宜與稷契無異然商周之祖稷契謂其始封而王業之所由起也稷契之先自帝嚳至於黃帝譜系甚明豈以其上世不傳而遂尊爲始祖耶爲崇寧之說則曰自我作古而已夫事不師古尚復何言宜其變亂舊章而無所稽考也臣謹案春秋書桓宮僖宮災譏其當毀而不毀也書立武宮煬宮譏其不當立而立也然則宗廟不合於禮聖人皆貶之矣又況出於一時用事之臣私意臆說非天下之公論者豈可因循而不革哉臣竊惟太祖皇帝始受天命追崇四廟以致孝享行之當時可也至於今日世遠親盡迭毀之禮古今所同所當推尊者太祖而已董弁奏請深得禮意而其言尚有未盡蓋前日之失其甚大者有二曰

太祖之名不正大禘之禮不行是也今日之議其可疑者有四曰奉安之所祭享之期七世之數感生之配是也古者廟制異宮則太祖居中而羣廟列其左右後世廟制同堂則太祖居右而諸室皆列其左古者祫享朝踐於堂則太祖南向而昭穆位於東西饋食於室則太祖東向而昭穆位於南北後世祫享一於堂上而用室中之位故惟以東向爲太祖之尊焉若夫羣廟迭毀而太祖不遷則其禮尚矣臣故知太祖即廟之始祖是爲廟號非謚號也惟我太宗嗣服之初太祖皇帝廟號已定雖更累朝世次猶近每於祫享必虛東向之位以其非太祖不可居也迨至熙寧又尊僖祖爲廟之始祖百世不遷祫享東向而太祖常居穆位則名寔舛矣倘以熙寧之禮爲是則僖祖當稱太祖而太祖當改廟號此

雖三尺之童知其不可至於太祖不得東向而廟號徒
爲虛稱則行之六十餘年抑何理哉然則太祖之名不
正前日之失大矣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
所自出以其祖配之祭法所謂商人周人禘嚳是也商
以契爲太祖嚳爲稷所自出故禘嚳而以契配焉周以
稷爲太祖嚳爲稷所自出故禘嚳而以稷配焉儀禮曰
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
祖之所自出蓋士大夫尊祖則有時祭而無祫諸侯及
其太祖則有祫而無禘禘其祖之所自出惟天子得行
之春秋書禘魯用王禮故也鄭氏以禘其祖之所自出
爲祭天又謂宗廟之禘毀廟之主合食於太祖而親廟
之主各祭於其廟考之於經皆無所據惟王肅之說得
之前代禘禮多從鄭氏國朝熙寧以前但以親廟合食

爲其無毀廟之主故也惟我太祖之所自出是爲宣祖
當時猶在七廟之數雖禘未能如古然亦不敢廢也其
後尊僖祖爲廟之始祖而僖祖所出系序不著故禘禮
廢自元豐宗廟之祭止於三年一祫則是以天子之尊
而俯同於三代之諸侯瀆亂等威莫此爲甚然則大禘
之禮不行前日之失大矣臣愚欲乞考古驗今斷自聖
學定七廟之禮成一王之制自僖祖至於宣祖親盡之
廟當遷自太宗至於哲宗昭穆之數已備是宜奉太祖
神主第一室永爲廟之始祖每歲告朔薦親止於七廟
三年一祫則太祖正東向之位太宗仁宗神宗南向爲
昭真宗英宗哲宗北向爲穆五年一禘則迎宣祖神主
享於太廟而以太祖配焉如是則宗廟之事盡合禮經
無復前日之失矣乃若可疑者臣請辨之昔唐以景帝

始封尊為太祖而獻懿二祖又在其先當時欲正景帝
東向之位而議遷獻懿之主則或謂藏之夾室或謂毀
瘞之或謂遷於陵所或謂當立別廟卒從陳京之說祔
於德明興聖之廟蓋皐陶涼武昭王皆唐之遠祖也故
以獻懿祔焉惟我宣祖而上正如唐之獻懿而景靈崇
奉聖祖之宮亦德明興聖之比也臣竊謂四祖神主宜
倣唐禮祔於景靈宮天興殿方今巡幸或寓於天慶觀
聖祖殿焉則奉安之所無可疑者昔唐祔獻懿於興聖
遇祫即廟而享之臣竊謂四祖神主祔於天興大祫之
歲亦當就行享禮既足以全太祖之尊又足以極追遠
之孝考之前代寔有據依則祭享之期無可疑者禮曰
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則是四親二祧
止於六世而太祖之廟不以世數為限也書曰七世之
廟可以觀德蓋舉其總數而言非謂七世之祖廟猶未
毀也是以周制考之在成王時以亞圉太王文王為穆
以公叔祖紺王季武王為昭并太祖后稷為七廟焉高
圉於成王為七世祖已在三昭三穆之外則其廟毀矣
惟我宣祖雖於陛下為七世祖亦在三昭三穆之外則
其禮當遷無可疑者又言宗廟之禮有天下者事七世
百王之所同也而崇寧以來增為九世三年一祫則敘
昭穆而合食於祖百王之所同也而去冬祫享祖宗並
為一列謂之隨宜設位夫增七廟而為九踵唐開元之
失其非禮固已甚明至於不序昭穆而強名為祫則歷
代未嘗聞究其所因直以廟之前楹迫狹憚於增廣而
已夫重葺數椽之屋輕變千古之禮臣所未諭且君子
將營宮室宗廟為先今行朝官府下逮諸臣之居每加

營繕顧於宗廟獨有所靳節用之術豈在是乎大抵前
日之肆爲紛更則曰自我作古今日之務爲苟簡則曰
理合隨宜要皆無所據依不可爲法臣今所陳定七廟
之禮正太祖之位如或上合聖意願詔有司他年祫享
必敘昭穆以別東向之尊勿以去冬所行爲例庶幾先
王舊典不廢墜於我朝使天下後世無得而議詔侍從
臺諫禮官赴尚書省集議聞奏時侍從臺諫禮官等皆
謂太祖開基創業爲本朝太祖正東向之位爲萬世不
祧之祖理無可疑廖剛謂四祖神主當遷之別宮祫祭
則即而享之五年一禘則當禘僖祖任中先謂祫祭既
正太祖東向之位則大禘之禮僖祖寔統系之所自出
太祖暫詘東向而以世次敘位在理爲當晏原復謂正
太祖東向之位以遵祫享之正禮僖祖而下四祖則參

約漢制別爲祠所而異其祭享無亂祫享之制議上不
果行自是遇祫享設幄僖祖仍舊東向順祖而下以昭
穆爲序

蕙田案太祖正東向之位禮之經也四祖祀
於別殿禮之權也董弁王普所奏爲得經權
之宜然遷延日久至寧宗而後斷然行之豈
不難哉

文獻通考孝宗乾道三年禮部太常寺言孟冬祫享其
別廟懿節皇后神主依禮例合祔於神宗室祖姑之下
安穆皇后神主合祔於徽宗室祖姑之下
下詔禮部秘書省國史院官參明典故擬定申尚書省
李燾等擬乞以懿節皇后神座設於神宗幄內顯仁皇
后之左皆少却其籩豆鼎俎并祝詞等別設並如舊制

仍候酌獻祖宗位畢方詣三后位詔從之

吏部尚書江應辰等言準尚書省送到太常少卿林栗劄子祫享之禮古人不以別廟祔姑而祔於祖姑者以別嫌也案曲臺禮別廟神主祔於祖姑之下有三人則祔於親者既祔於祖姑又各祔於親者之下明共一幄同享一位之薦不得別設幄次矣從來有司失於檢照將別廟神主祔享之位別設幄次若別設幄次當在舅姑之下豈得上祔於祖姑乎今來太廟祫享懿節皇后祔於神宗幄祖姑之下別設幄次在哲宗徽宗之上此其不可者一也神宗與三后共享一位犧牲粢盛之薦而懿節來祔獨享其一今來安穆皇后各設幄次祔於徽宗幄祖姑之下徽宗與三后共享一位之薦而安穆安恭共享其二揆之人情夫豈相遠此其不可者二也且祔之言附也孫婦之於祖姑其尊卑絶矣禮無不順祔豐而尊殺祔伸而尊屈將得爲順乎栗竊謂別廟神主祔於祖姑之下宜執婦禮不當別設幄次陳其籩豆列其鼎俎亦不當別致祝詞但於本幄祖姑之下添入別廟祔享其皇后某氏於禮爲稱

蕙田案祔於祖姑者昭穆同也若另設幄便失祔義林議是

淳熙元年詔議祫享東向之位

吏部侍郎趙粹中言謹考前代七廟異宮合享則太祖東向始得一正太祖之尊倘祫享又不得東向則開基之祖無時而尊矣乃者紹興五年董莽建議乞正藝祖東向之尊謂太廟世數已備而藝祖猶居第

四室乞遵典禮正廟制遇祫享則東向得旨下侍從
臺諫集議既而王普復有請當時集議如孫近李光
折彦質劉大中廖剛晏原復王俁劉寧正胡文脩梁
汝嘉張致遠朱震任中先何慤楊晨莊必强李弼直
以其議悉合於禮藝祖東向無疑乞行釐正時臣叔
父渙任將作監丞因陛對奏陳甚力據引詩禮正文
乞酌漢太公立廟萬年南頓君立廟章陵故事別建
一廟安奉僖順翼宣四位烝祫嘗並行別祀而太
祖皇帝神主自宜正位東向則受命之祖不屈其尊
遠祖神靈永有常奉光堯皇帝深以爲然即擢董弆
爲侍從叔父渙爲御史是時趙鼎爲諫議大夫以議
不已出倡邪說以害正然亦不敢以太祖東向爲非
不過以徽宗在遠宗廟之事未嘗專議以此宣言脇

制議者而欲祫享虛東向今若稽以六經典禮三代
之制度定藝祖爲受命之祖則三年一祫當奉藝祖
東向始尊開基創業之主其太廟常享則奉藝祖居
第一室永爲不祧之祖若漢之高祖其次奉太宗居
第二室永爲不祧之宗若周之武王若僖順翼宣追
崇之祖一稽舊禮親盡而祧四祖神主別議遷祔之
所則臣亦嘗考之祔於德明興聖之廟唐制也立太
公南頓君別廟漢制也前日王普既用德明興聖之
說而欲祔於景靈宮天興殿朱震亦乞藏於夾室今
若酌三代兩漢別廟之制與唐陳京之說或別建一
廟爲四祖之廟若欲事省而禮簡或祔天興殿或祔
藏太廟西夾室每遇祫享則四祖就夾室之前別設
一幄而太祖東向皆不相妨庶得聖朝廟制盡合典

禮詔禮部太常寺討論既而衆議不同乃詔有司止遵見行祫享舊制行禮

紹熙五年閏十月時寧宗已即位詔別建廟遷僖順翼宣四帝神主太廟以太祖正東向之位孟冬祫享先詣四祖廟室行禮次詣太廟逐幄行禮

蕙田案太祖至此始正東向之位詳見天子廟制條下

孟冬祫享儀注 時日太廟三年一祫以孟冬之月其年太常寺預於隔季以孟冬時享前擇日祫享太廟闕太史局擇日報太常寺太常寺參酌訖具時日散告齋戒前享十日受誓戒於尚書省其日五鼓贊者設位版於都堂下初獻官在左刑部尚書在右並南向亞終獻禮官位於其南稍東北向西上監察御史位於其西稍北向東上凡設太常丞先祿丞位皆稍卻樂太常丞光祿丞位於其南稍西北向東上凡設太常丞先祿丞位皆稍卻奉禮協律郎太祝大官令內常侍內謁者薦香燈官竈闈令扶持內侍捧腰輿內侍位於其東西向北上捧俎官位其後質明贊者引行事執事官就位立定禮直官引初獻降階就位禮直官贊揖在位者對揖初獻搢笏讀誓文云十月某日孟冬祫享太廟各揚其職不共其事國有常刑讀訖執笏禮直官贊奉禮郎協律郎太祝大官令內常侍以下先退餘官對拜乃退散齋七日治事如故宿於正寢不弔喪問疾作樂判書刑殺文書決罰罪人及與穢惡致齋三日光祿卿丞大官令齋一日二日於本司宗室於瞻親宅都廳如相妨即於宗學餘官無本司者並於太廟齋坊內侍以下亦於太廟齋坊致齋質明至齋所惟享事得行其餘悉禁前享一日質明俱赴祠所齋坊官給酒饌享官已齋

而闕通攝行事陳設（除設權奉安別廟皇后神主幄次於南神門外東向及不設皇帝位版止設三獻禮官位外並同朝享太廟）別廟神主過太廟前享一日捧擎腰輿內侍官援衛親事官等宿於太廟齋坊享日丑前五刻所司陳行障坐障等於別廟東偏門外設腰輿於殿之下南向少頃禮直官贊者分引內常侍以下於殿庭北向西上重行立（別廟內常侍行事禮直官引餘官皆贊者引）贊者曰再拜內常侍以下皆再拜本廟宮闈令升殿開室捧懿節皇后安穆皇后安恭皇后神主至室門次引內常侍北向俯伏跪稱攝內常侍后神主至室門次引內常侍北向俯伏跪稱攝內常侍臣某言請懿節皇后安穆皇后安恭皇后神主祫享於太廟降殿乘輿奉訖俯伏興（凡內常侍奏請准此）又宮闈令捧接神主內常侍前引置於輿內常侍以下分左右前導詣太廟南神門外幄次東向權奉安援衛親從官等至太廟門外止行障坐障至太廟南門外止內常侍以下俟導

引詣殿上神幄如儀（燈宮行事皆祠祭官引）祠祭官曰再拜薦香燈官入詣殿庭北向立（凡宮闈令薦香）除退就執事位次引薦香燈官再拜升殿各就執事位次樂正帥工人二舞人就位（登歌工人俟監察御史點閱訖升西階各就位）次大官令光禄丞帥其屬實饌具畢光禄丞還齋所次引光禄卿入詣殿庭席位北向立贊者曰再拜光禄卿再拜升殿點視禮饌畢次引監察御史升殿點閱陳設糾察不如儀（凡點視及點閱皆先詣僖祖位以至次位）光禄卿還齋所餘官各服祭服次引行事執事官詣東神門外揖立定禮直官贊揖次引押樂太常卿太常丞協律郎次引監察御史奉禮郎太祝大官令入就殿下席位北向立次引初獻戶部兵部工

部尚書終獻禮官入就殿下席位面向立祭官於殿上贊奉神主次引薦香燈官入室搢笏於祏室內奉帝主出詣殿上神幄設於座奉神主詣神幄同於几後設置設於坐以白羅巾覆之執笏退復執事位次引宮闈令奉后主如上儀以青羅巾覆之退復執事位初殿上贊奉奉神主內常侍以下於太廟南門外神幄奉別廟懿節皇后安穆皇后安恭皇后神主腰輿入南神西偏門至殿下南向內內常侍以下北向立贊者曰再拜內常侍以下再拜俟殿上奉神主訖內常侍稍前奏懿節皇后安穆皇后安恭皇后神主祫享於太廟奏訖退詣懿節皇后安穆皇后安恭皇后神主前奏請降輿升殿奏訖宮闈令奉神主升自泰階至殿上本廟宮闈令捧接懿節皇后神主祔於神宗神幄內欽慈皇后神主之右安穆皇后安恭皇后神主祔於徽宗神幄內顯仁

皇后神主之右各設於座奉神主設於座並如上儀內常侍以下退詣東神門內道南西向立以俟祠祭官於殿上贊奉神主訖禮直官稍前贊有司謹具請行事贊者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次引監察御史押樂太常卿太常丞奉禮協律郎太祝大官令各就位立定大官令就位祖位尊彝所次引初獻詣盥洗位北向立搢笏盥手帨手執笏詣爵洗位北向立搢笏洗瓚拭瓚以授執事者執笏升殿詣僖祖位尊彝所東向立若南北向神御尊彝所即皆西向立酌獻准此執事者以瓚授初獻搢笏跪執瓚執彝者舉冪大官令酌鬱鬯訖先詣順祖位尊彝所北向立若南北向神位即北向立若北向神位即南向立酌獻准此初獻以瓚授執事者執笏興詣僖祖神位前西向立搢笏跪奠瓚執事者以瓚授奉禮郎奉瓚授初獻初獻搢笏南向跪執事者以瓚授執事者次執事者以

幣授奉禮郎奉禮郎奉幣授初獻訖執笏興先詣順祖神位前西向立（若壯向神位即東向立）初獻授幣奠訖執笏俯伏興少退再拜次詣順祖位稍西北向立宣祝文訖執笏興詣仁宗位神宗位哲宗位徽宗位欽宗位懿宗位真宗位英宗位安恭皇后位安穆皇后位安恭皇后位祼奠幣並如上儀訖俱復位協律郎跪俯伏舉麾興工鼓柷宮架作興安之樂孝熙昭德之舞九成偃麾戛敔樂止（凡樂皆協律郎跪俯伏舉麾興工鼓柷而後作偃麾戛敔而後止）既晨祼薦香燈官入取膋燔於神位前大官令取肝以鸞刀制之洗於鬱鬯貫之以膋燔於爐炭薦香燈官以肝膋詔於神位又以墮祭三祭於茅苴退復位　饋食享日有司帥進饌者詣厨以匕升牛於俎（肩臂臑在上端肫胳在下端正脊一直脊一横脊一長脅一短脅一代脅一皆二骨以並在中）次升羊豕如牛各實於一俎（每位牛羊豕各一俎）入設於饌幔內俟初獻既升祼訖捧俎官入

執事者捧俎入詣西階下次引戶部兵部工部尚書詣西階下搢笏奉俎（戶部奉牛兵部奉羊工部奉豕）升殿宮架豐安之樂作詣僖祖神位前西向跪奠（若南向神位即北向跪奠北向神位即南向跪奠）先薦牛次薦羊次薦豕各執笏俯伏興有司入設於豆右腸胃膚之前（牛在左羊在中豕在右）次詣每位奉俎並如上儀樂止俱降復位初奠俎訖次引薦香燈官取蕭合黍稷擩於脂燎於爐炭當饋熟之時薦香燈官取菹擩於醢祭於豆間三又取黍稷肺祭如初但藉於茅退復位次引太祝詣神位前北向立次引初獻再詣盥洗位宮架正安之樂作（初獻升降行止皆作正安之樂）至位北向立搢笏盥手帨手執笏詣爵洗位北向立搢笏洗爵拭爵以授執事者執笏升殿樂止登歌樂作詣僖祖位酌尊所東向立樂止登歌基命之樂作（順祖位大寧之樂奠祖位大順之樂宣祖位天元之樂太祖位皇武之樂太宗位大定之樂真宗位熙文之樂仁宗位美成之樂英宗位治隆之樂神宗位大明之樂哲宗位

重光之樂徽宗位承元之樂欽宗位端慶之樂懿節皇后安穆皇后安恭皇后安祔之樂執事者以爵授初獻初獻搢笏跪執爵執尊者舉冪太官令酌著尊之醴齊訖先詣順祖位酌尊所北向立初獻以爵授執事者執笏興詣僖祖神位前西向立搢笏跪執事者以爵授初獻初獻執爵祭酒三祭於茅苴奠爵執笏俯伏興少立樂止次太祝搢笏跪讀祝文讀訖執笏興先詣順祖神位前東向立若北向神位即西向立初獻再拜次詣每位行禮並如上儀太官令復詣僖祖次詣每位行禮並如上儀太官令復詣僖祖位酌尊所太祝復位初獻將降階登歌樂作降階樂止宮架樂作復位樂止文舞退武舞進宮架正安之樂作舞者立定樂止次引亞獻詣盥洗位北向立搢笏盥手帨手執笏詣爵洗位北向立搢笏洗爵拭爵以授執事者執笏升殿詣僖祖位酌尊所東向立宮架作武安之樂禮洽儲祥之舞執事者以爵授亞獻亞獻搢笏跪執爵執尊者舉冪太官令酌壺尊之盎齊訖先詣順祖位酌尊所北向立亞獻以爵授執事者執笏興詣僖祖神位前西向立搢笏跪執事者以爵授亞獻亞獻執爵祭酒三祭於茅苴奠爵執笏俯伏興少退再拜次詣每位行禮並如上儀樂止降復位初亞獻將詣太室次引終獻詣洗及升殿行禮並如亞獻之儀復位初終獻畢既升次引七祀及配享功臣禮位詣盥洗位搢笏盥手帨手執笏詣神位前搢笏跪執爵三祭酒奠爵執笏俯伏興再拜詣次位並如上儀退復位惟七祀先詣司命位奠爵訖興少立次引太祝進詣神位前北向跪讀祝文讀訖還復位禮官再拜次引太祝徹籩豆籩豆各一位移故處登歌恭安之樂作卒徹樂止次引宮闈令東茅訖俱復位禮直官曰賜胙贊者承傳曰賜胙再拜在位者皆再拜送神宮

架興安之樂作一成止祠祭官於殿上贊奉神主入祏室次引薦香燈官搢笏奉帝主入祏室執笏退復位次引宮闈令奉后主入祏室並如上儀退復位若別廟神主還本廟則候祠祭官贊納神主訖次引內常侍升殿詣神宗神幄內安穆皇后神主安訖降殿乘輿并詣徽宗神幄內安穆皇后神主安訖降殿乘輿并詣懿節皇后神主前奏請並如上儀赴本廟奏訖宮闈令奉神主降自泰階內常侍前導各置於輿內常侍以下分左右前導腰輿出太廟南神西偏門至廟門外援衛親事官等援衛還別廟如過太廟之儀腰輿至本廟殿下北向內常侍詣腰輿前奏請懿節皇后安穆皇后安恭皇后神主降輿升殿奏訖復位本廟宮闈令捧接神主升殿並如太廟之儀闔戶以降內常侍以下北向西上立贊者曰拜內常侍以下再拜訖退次引初獻戶部兵部工部尚書亞終獻禮官就望瘞位有司詣神位前取幣束茅置於坎次引監察御史押樂太常卿太常丞奉禮協律郎太祝詣望瘞位立定禮直官曰可瘞毾土半坎本廟宮闈令監視次引初獻以下詣東神門外揖位立禮直官贊禮畢揖訖退次引禮官詣西神門外七祀望燎位西向立有司置祝版於燎柴焚訖退太官令帥其屬徹禮饌監察御史詣殿監視收徹訖還齋所宮闈令闔戶以降乃退太常藏祝版於匱光禄卿以胙奉進監察御史就位展視光禄卿望闕再拜乃退

憲田案此所定儀注頗合古禮皆朱子之論有以啓之也

宋史樂志祫享八首

迎神興安黃鐘宮　時維孟冬霜露既零合食盛禮以時以行孝心禴禴惟神來寧肅倡斯舉神其是聽

大呂角　於穆孝思嘉薦維時誠通茲格咸來燕娭神之聽之申錫蕃釐於萬斯年永保丕基

太簇徵　於昭孝治通乎神明寒暑不忒熙事備成牲牷孔碩黍稷惟馨以享以祀來燕來寧

應鐘羽　苾芬孝祀薦灌肅雍致力於神明信咸通
靈之妥留惠我麗鴻廣被萬寓福祿攸同
初獻順祖酌獻大寧　於赫皇祖濬發其祥德盛流
遠奕世彌昌孝孫有慶嘉薦令芳神保是享錫羨無
疆
翼祖酌獻興安　上天眷命佑我丕基翼翼皇祖不
耀其輝積厚流長福祿攸宜祀事孔時曾孫篤之
光宗酌獻大承　於皇光宗握符御極昭哉嗣服惟
仁與德勤施於民靡有暇逸萬年之思永奠宗祏
送神興安　合祭大事因時發天翼翼孝思三獻禮
虔神兮樂康飇馭言旋永福後人於千萬年

右宋禘祫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廷桂秦蕙田編輯
李本保總督直隸右都御史祠城方觀承同訂　按察司副使元和宋宗元　參校

吉禮一百

禘祫

金史禮志汴京之廟在宮南馳道之東廢規一屋四間
限其北爲神室廟端各虛一間爲夾室中二十三間爲
十一室從西三間爲一室爲始祖廟祔德帝安帝獻祖
昭祖景祖祧主五餘皆兩間爲一室世祖室祔肅宗穆
宗室祔康宗餘皆無祔每室門一牖一門在左牖在右
皆南向石室之龕於各室之西壁東向其世祖之龕六
南向者五東向者一其二其三俱二龕餘皆一室一龕
總八龕祭日出主於北牖下南向禘祫則並出主始祖

東向羣主依昭穆南北相向東西序立

世宗大定三年八月有司議祫享犧牲品物案唐開元禮宋開寶禮每室犢一羊一豬一五禮新儀每室復加魚十有五尾天德貞元例與唐宋同有司行事則不用太牢七祀功臣羊各二酒共二百一十瓶正隆減定通用犢一兩室共用羊一豕一酒百瓶此於禮有缺今七祀功臣牲酒請依天德制宗廟每室則用宋制加魚然每室一犢後恐太豐世宗乃命每祭共用一犢羊豕如舊又以九月五日祫享當用鹿肉五十觔猳肉三十五觔兎十四頭爲羹醢以貞元正隆方禁獵皆以羊代此禮殊爲未備詔從古制

十年正月詔宰臣曰古禮殺牛以祭後世有更者否其檢討典故以聞有司謂自周以來下逮唐宋祫享無不用牛者唐開元禮時享每室各用太牢一至天寶六年始減牛數太廟每享用一犢宋政和五禮新儀時享太廟親祀用牛有司行事則不用宋開寶二年詔昊天上帝皇地祇用犢餘大祀皆以羊豕代之合二羊五豕足一犢今三年一祫乃爲親祀其禮至重每室一犢恐難省減遂命時享與祭社稷如舊若親祀宗廟則共用一犢有司行事則不用

十一年尚書省奏禘祫之儀曰禮緯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唐開元中太常議禘祫之禮皆爲殷祭祫爲合食祖廟禘爲禘序尊卑申先君逮下之慈成羣嗣奉親之孝自異常享有時行之祭不欲數數則黷不欲踈踈則怠是以王者法諸天道以制祀典烝嘗象時祫禘象閏五歲再閏天道大成宗廟法之再爲殷祭自周以後並用

此禮自大定九年已行祫禮若議禘祭當於祫後十八月孟夏行禮詔以三年冬祫五年夏禘爲常禮享日並出神主前廊序列昭穆應圖功臣配享廟庭各配所事之廟以位次爲序以太子爲亞獻親王爲終獻或並用親王或以太尉爲亞獻光禄卿爲終獻其月則停時享十二年十月祫享以攝官行事詔共用三犢

十七年十月祫享太廟檢討唐禮孝敬皇帝廟時享用廟舞宮縣登歌讓皇帝廟至禘祫月一祭止用登歌其禮制損益不同今武靈皇帝廟庭與太廟地步不同難以容設宮縣樂舞并樂器亦是闕少看詳恐合依唐讓皇帝別廟行禮合無依已奏定共用三犢今添武靈皇帝廟登歌所有牲牢罇俎同太廟一室行禮及契勘得自來祫享遇親祠每室一犢攝官行禮共用三犢有司行事則以鹿代

用三犢或增添牛數奏奉勅旨太廟別廟共用三犢武靈皇帝廟樂用登歌差官奏告並准奏

十九年禘祭昭德皇后廟不用犢

世宗本紀大定二十二年十月庚戌祫享於太廟

禮志詔祫禘共用三犢有司行事則以鹿代

二十七年十月祫享於太廟

大定二十九年章宗即位禮官言自大定二十七年十月祫享至今年正月世宗升遐故四月不行禘禮案公羊傳閔公二年吉禘於莊公言吉者未可以吉謂未三年也注謂祫禘從先君數朝聘從今君數三年喪畢遇禘則禘遇祫則祫故事宜於辛亥歲爲大祥三月禫祭踰月則吉則四月一日爲初吉適當孟夏禘祭之時可爲親祠詔從之及期以孝懿皇后崩而止五月禮官言

世宗陞祔已三年尚未合食於祖宗若來冬遂行祫禮
伏爲皇帝見居心喪喪中之吉春秋議其速恐冬祫未
可行然周禮王有哀慘則春官攝事竊以世宗及孝懿
皇后陞祔以來未曾躬謁豈可令有司先攝事哉況前
代令攝事者止施於常祀今乞依故事三年喪畢祫則
祫禘則禘於明昌四年四月一日釋心喪行禘禮上從
之

章宗本紀明昌四年四月戊申親禘於太廟

禮志明昌三年十二月尚書省奏明年親禘室當用犢
一欽懷皇后祔於明德之廟案大定三年祫享睿德皇
后室未嘗用犢勅欽懷皇后亦用之上因問拜數右丞
璋具對上曰世宗聖壽高故殺其數亦不立於位今當
從禮而已大定六年定晨祼行禮自大次至版位先見
神之禮兩拜再至版位又兩拜祼爵畢還版位再兩拜
還小次酌獻時罍洗位盥訖至版位先兩拜酌獻畢還
版位再兩拜止將始祖祝冊於版位西南安置讀冊訖
又兩拜還小次又至飲福位先兩拜飲畢兩拜凡十六
拜

承安元年十月丙辰祫享於太廟

泰和元年冬十月乙酉祫享於太廟

泰和三年四月乙巳禘於太廟

泰和八年四月戊申禘於太廟

宣宗本紀貞祐二年正月癸未有司奏請權止今年禘
享從之

禮志貞祐二年（原本二年誤）命參知政事李革爲修太廟使七
月吉日親行祔享有司以故事用皇帝時享儀初至版

位兩拜晨祼及酌獻則每位三拜飲福五拜總七十九
拜今升祔則偏及祧廟五室則爲一百九拜也明昌間
常減每位酌獻奠爵後一拜則爲九十二拜而已然大
定六年世宗嘗令禮官通減爲十六拜又皇帝當散齋
四日於別殿致齋三日於大慶殿今國事方殷宜權散
齋二日致齋一日上曰拜數從大定例餘准奏禮部尚
書張行簡言近奉詔從世宗十六拜之禮臣與太常參
定儀注竊有疑焉謹案唐宋親祠典禮皆有通拜及隨
位拜禮世宗大定三年親行奉安之禮亦通七拜每室
各五拜合七十二拜逮六年禘始勅有司減爲十六拜
仍存七十二拜之儀其意亦可見矣益初年享禮以備
故後從權更定通拜今陛下初廟見奉安而遽從此制
是於隨室神位並無拜禮此臣之所疑一也大定間十

有二室始從十六拜猶可今十七室而拜數反不及之
此臣之所疑二也況六年所定儀注惟於皇帝版位前
讀始祖一室祝冊夫祭有祝辭本告神明今諸祝冊各
書帝后尊謚及高曾祖考世次不一皇帝所自稱亦自
不同而乃止讀一冊餘皆虛設恐於禮未安此臣之所
疑三也先王之禮順時施宜不可多寡惟稱而已今近
年禮官酌古今別定四十四拜之禮初見神二拜晨祼
通四拜隨室酌獻讀祝畢兩拜飲福四拜似爲得中上
從之乃定祔享如時享十二室之儀又以祧廟五主始
祖室不能容止於室戶外東西一列以西爲上神主闕
者以升祔前三日廟內敬造以享日丑前題寫畢以次
奉陞十月巳未親王百官自明俊殿奉迎祖宗神主於
太廟幄次辛酉行禮用四十四拜之儀無宮縣樂犧牲

從儉十七室用犢三羊豕九而已以皇太子爲亞獻濮王守純爲終獻皇帝權服靴袍行禮日服衮冕皇太子以下公服無鹵簿儀仗禮畢乘馬還宮

宣宗本紀元光二年十月巳卯祫於太廟

興定四年四月禘於太廟將禘享太廟有司奏冕服成上

續文獻通考衰宗釋服將禘享太廟有司奏冕服成上請仁聖慈聖兩宮太后御內殿因試衣之以見兩宮大悅上更便服奉觴爲兩宮壽仁聖太后諭上曰祖宗初取天下甚不易何時使四方承平百姓安樂天子服此法服於中都祖廟行禘享乎上曰阿婆有此意臣何嘗忘慈聖太后亦曰恒有此心則見此當有期矣

金史樂志

禘祫親饗皇帝入門宮縣無射宮昌寧之曲 出入步武同

惟時升平禮儀肇興鳴鑾至止穆穆造庭百辟卿士恪謹迎承恭肅祖考神宇攸寧

皇帝升殿登歌奏鍾宮昌寧之曲 升階及將還板位皆同登歌 笙鏞

既陳罍樽在戶升降有容惟規惟矩恭敬神明上儀交舉永言保之承天之祜

皇帝盥洗宮縣無射宮昌寧之曲 惟水之功潔淨精微洗爵奠罕于德有輝皇皇穆穆宗廟之威宜其感格福祉交歸

皇帝降階宮縣無射宮昌寧之曲 於皇神宮象天清明有來肅肅相維公卿禮儀卒度君子攸寧孔時孔惠綏我思成

迎神宮縣來寧之曲黃鍾宮三奏大呂角二奏太簇徵二奏應鍾羽二奏詞同 八音克諧百禮具舉明

德維清至誠永慕神之格思雲駢風馭來止來臨千祀燕處

蕙田案此迎神九奏極得周禮九變之意

司徒引俎宮縣無射宮大元之曲　惟酒既清惟馥致祠我將我享吉蠲奉之博碩肥腯神嗜爲宜千秋歆此永綏黔黎

始祖酌獻宮縣無射宮大元之曲

既馨苾芬孝祀在廟之庭蓋于皇祖來燕來寧象功昭德先祖是聽

德皇帝大熙之曲　萬方欣戴鴻業創基瑶源垂裕綿陟重熙式崇烝祀爰考成規邊豆有楚益臻皇儀

安皇帝大安之曲　爰圖造邦載德其昌皇儀允穆誕集嘉祥明誠昭格積厚流光祇嚴清廟鐘石琅琅

獻祖大昭之曲　惟聖興邦經始之初鳩民化俗還定攸居迪德純儉志規遠圖時哉顯祀精誠有孚

昭祖大成之曲　天啟璇源貽慶定基率義爲勇施德爲威耀武拓境功烈巍巍永昌皇祚均福黔黎

景祖大昌之曲　丕顯鴻烈基緒隆昌聖期誕集邦宇斯張尊嚴廟祏昭格休祥煌煌縟典億載彌光

世祖大武之曲　桓桓代功天鑒其明惟威震疊惟德綏寧神策無遺鴻圖以興曾孫孝祀適昭厥成

肅宗大明之曲　於皇神人武烈文謨左右世祖懷柔掃除威掃遐邇化漸蠢魚垂光綿永成帝之孚

穆宗大章之曲　烝哉文祖欽聖弘淵慈愛忠信典策昭然歆此明祀繁祉綿綿時純熙矣流慶萬年

康宗大康之曲　惟明惟聽曄曄神功儀刑世業昭

格上穹持盈孝孫薦芳斯豐錫我祉福皇化益隆

太祖大定之曲　功超啟周德配唐虞天神協應平

統寰區開祥垂裕肇基永圖明明天子敬陳典謨

太宗大惠之曲　巍巍德鴻無爲端扆祚承神功究

馴俗媺清宮緝熙孝哉時祀欽奠著誠犧樽嘉旨

熙宗大同之曲　昭顯令德神基丕承對越在天享

用蹕升於穆清廟來熙來寧神其醉止惟欽克誠

睿宗大和之曲　皇祖開基周武啟湯猗歟聖考嗣

德彌光啟祐洪緒長發其祥嚴恭廟享萬世烝嘗

世宗大鈞之曲　神之來思甫登于堂祼圭有瓚秬

鬯芬芳巍巍先功啟祐無疆萬年肆祀孝心不忘

顯宗大寧之曲　於皇神宮有嚴惟清吉蠲孝祀惟

神之寧對越在天綏我思成敷佑億年邦家之慶

章宗大隆之曲　兩紀踐祚萬方寧康文經天地武

服遐荒禮備制定德隆業昌居歆典祀億載無疆

宣宗大慶之曲　猗歟聖皇三代之英功光先后德

被羣生牲粢惟馨鼓鐘其鏗神今來思歆于克誠

文舞退武舞進宮縣無射宮肅寧之曲　明明先王

神武維揚開基垂統萬世無疆干戚象功威儀有光

神保是饗昭哉降康

亞終獻無射宮肅寧之曲　涓辰之休昭祀惟恭威

儀陟降惟禮是從邊豆靜嘉於論鼓鐘惟皇受祉監

斯德容

皇帝飲福登歌夾鐘宮福寧之曲　犧牲充潔粢盛

馨香來格來享精神用彰飲此純禧簡簡穰穰文明

天子萬壽無疆

徹豆登歌夾鐘宮豐寧之曲　孝祀肅睦明德以薦
樂奏九成禮終三獻百辟卿士進徹以時小大稽首
神保聿歸
送神宮縣黃鐘宮來寧之曲　潔茲牛羊清茲酒醴
三獻攸終神既燕喜神之去兮載錫繁祉萬壽無疆
永保禋祀
祫禘有司攝事
初獻盥洗宮縣無射宮肅寧之曲　祀事之大齋栗
爲先潔清以獻沃盥于前既灌以升乃薦豆籩神其
感格歆于吉蠲
升自西階登歌奏夾鐘宮嘉寧之曲餘並同親祀　國有太
宮合食以禮躋階肅肅降陛濟濟鏘然純音節乃容
止神之格思永綏福履

蕙田案金制三年冬祫五年夏禘則猶張純
鄭元之說也

元史禮樂志親祀禘祫樂章未詳年月太常集禮云別本所錄以時考之疑至元三年以前擬用詳見制樂始末

右金禘祫

皇帝入門宮縣奏順成之曲無射宮　熙熙雍雍六
合大同維皇有造典禮會通金奏王夏祗歆神宮感
格如響嘉氣來叢
皇帝升殿奏順成之曲夾鐘宮　皇明燭幽沿時制
作宗廟之威降登時若趨以采茨聲容有恪曰藝曰
文監茲衍樂
皇帝詣罍洗宮縣奏順成之曲太常集禮云至元四年用此曲名曰肅成至大以後用此詞律同無射宮　酌彼行潦維挹其清潔齊以祀祀事孔

明肅肅辟公沃盥乃升神之至止歆于克誠
皇帝詣酌尊所宮縣奏順成之曲無射宮　靈庭愔
愔乃神攸依文爲在禮載斟匪祈皇皇穆穆玉佩聲
希列侯百辟濟濟關威
迎神宮縣奏思成之曲至元四年名來成之曲詞律同
司徒捧俎宮縣奏嘉成之曲
酌獻始祖宮縣奏慶成之曲無射宮　啟運流光幅
員既長敬共祀事鑾鼓芬蘇德以舞象功以歌揚式
歌且舞神享是皇
諸廟奏熙成昌成鴻成樂成康成明成等曲詞闕
文舞退武舞進宮縣奏肅成之曲至元四年名和成之曲詞律同
皇帝飲福登歌奏蘩成之曲夾鐘宮　誠通恩降靈
茲昭宣左右明命六合大全啐飲椒馨純嘏如川至

人壽穀億萬斯年
徹豆登歌奏豐成之曲夾鐘宮　三獻九成禮畢樂
闋于豆于登于焉靖徹多士密勿樂且有儀能事脫
頴孔惠孔時
送神奏保成之曲黃鐘宮　雲車之來不疾而速風
馭言還閟其怳惚神心之欣孝孫之祿燕翼無疆景

明史禮志洪武元年祫饗太廟德祖皇考妣居中南向
懿祖皇考妣東第一位西向熙祖皇考妣西第一位東

向仁祖皇考妣東第二位西向

〔大明集禮〕國初以歲除日祭太廟與四時之祭合爲五享其陳設樂章並與時享同累朝因之

國初歲除祭太廟祝文維洪武年月日孝元孫皇帝某敢昭告于高曾祖考四廟太皇太后時當歲暮明旦新正謹率羣臣以牲醴庶品恭詣太廟用申追慕之情尚享

〔續文獻通考〕太祖洪武七年御史答祿與權請舉禘祭不報時答祿與權上言古之有天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于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故曰禘禘者大也王者之大祭也周祭太王爲始祖推本后稷以爲自出之帝今皇上受命已七年而禘祭未舉宜令羣臣參酌古今而行之以成一代之典下禮部太常寺翰林臣議以爲虞夏商周四代世系明白其始祖所自出可得而推故禘禮可行自漢唐以來世系無考莫能明其始祖所自出當時所謂禘不過祫已祧之主序昭穆而祭之乃古人之大祫非禘也宋神宗嘗曰禘者所以審始祖之所出是則莫知始祖之所自出者禮不可行也今國家既已追尊四廟而始祖所自出者未有所考則於禘祭之禮似難遽行遂寢

〔明史禮志〕弘治元年定每歲暮奉祧廟懿祖神座於正殿左居熙祖上行祫祭之禮

明會典弘治元年建祧廟于寢殿後其制九間間各爲室翼以兩廡乃奉安神主衣冠于廟正中南向　國初以歲除日祭太廟與四時之享合爲五享弘治初既祧懿祖始以其日奉祧主至太廟行祫祭禮先期遣官祭

告太廟又遣官祭告懿祖於祧廟俱用祝文酒果告畢
太常寺設懿祖神座于正殿西向至日祭如儀
弘治初祫祭祝文　太
皇帝某謹遣某官敢昭告于太廟太皇太后皇考憲
純皇帝茲者歲暮特修祫祭之禮恭迎懿祖皇帝同
臨享祀伏惟鑒知謹告
懿祖祭告茲者歲暮恭
于太廟舉行祫祭之禮祇請
聖靈詣廟享祀特申預告伏惟鑒知謹告
太廟祫祭 同前國初祭文
明史世宗本紀嘉靖十年夏四月甲子禘於太廟
禮志嘉靖十年世宗以禘祫義詢大學士張璁令與夏
言議言撰禘義一篇獻之大意謂自漢以下譜牒難考
欲如虞夏之禘黃帝商周之禘帝嚳不能盡合謹推明
古典采酌先儒精微之論宜爲虛位以祀帝深然之會
中允廖道南謂朱氏爲顓頊裔請以太祖實錄爲據禘
顓頊遂詔禮部以言道南二疏會官詳議諸臣咸謂稱
虛位者茫昧無據尊顓頊者世遠難稽廟制既定高皇
帝始祖之位當禘德祖爲正帝意主虛位令再議而言
復疏論禘德祖有四可疑且言今所定太祖爲太廟中
之始祖非王者立始祖廟之始祖帝併下其章諸臣乃
請設虛位以禘皇初祖南向奉太祖配西向禮臣因言
大祫既歲舉大禘請三歲一行庶疏數適宜帝自爲文
告皇祖定丙辛歲一行勅禮部具儀擇日四月禮部上
大禘儀注前期告廟致齋三日備香帛牲醴如時享儀
錦衣衛設儀衛太常卿奉皇初祖神牌太祖神位于太
廟正殿安設如圖儀至日行禮如大祀圜丘儀及議祧

德祖罷歲除祭以冬季中旬行大祫禮太常寺詵德祖
神位于太廟正中南向懿祖而下以次東西向

春明夢餘録世宗欲復古祫祭禮勅輔臣及禮官集
議夏言撰祫義以進曰禮云不王不祫祫者本以審
諦祖之所自出也惟王者竭四海之有以奉神明力
大足以備禮故祭可以及遠有虞氏夏后氏皆祫黄
帝殷人周人祫帝嚳是也我祖宗之有天下固以德
祖爲始祖百六十年來居中南向享太廟歲時之祭
者德祖也今陛下定大祫之祭而統羣廟之主者又
德祖也然則主祫之祭又不可尊德祖乎夫既身爲
太祖之始祖矣而爲始祖之所自出恐無是理朱熹
亦曰祫自始祖之廟推所自出之帝詵虚位以祀之
而以始祖配夫三代而下必欲如唐虞商周之祭祫
黄帝帝嚳則既無所考若强求其人如李唐之祖聃
又非孝子慈孫之所忍爲也臣以爲宜詵初祖虚位
而以太祖配享蓋太祖始有天下實始祖也跻入上
然之既而諭禮部祀始祖所自出之帝於太廟奉皇
祖配每丙辛年舉行神牌曰皇初祖帝祖位
十年冬上諭禮官曰太祖以恩隆德祖今日當以義
尊太祖祫祭奉四祖同太祖皆南向庶見太廟爲特
尊太祖之意禮官夏言言禮合羣廟之主而祭於太
祖之廟是爲大祫亦以尊太祖也太廟太祖之廟不
當與昭穆同序太祖太廟之祖不可與子孫並列自
今大祫宜奉德祖居中懿熙仁太祖東西序皆南向
列聖左右序東西向如故不惟我太祖列羣廟之上
足以伸皇上之心而懿熙仁三祖得全其尊尤足以

體太祖之心上曰善

明集禮大祿嘉靖十年定前期上告廟如常儀太常寺奏致齋三日備香帛牲醴如時享儀錦衣衛設儀衛侍從太常寺卿奉請皇初祖神牌太祖神位于太廟正殿安設是日早上具翼善冠黃袍御奉天門太常卿跪奏請聖駕詣太廟上至太廟門外降輿導引官導上入幄幄具祭服出由殿左門入典儀唱樂舞生就位執事官各司其事內贊奏就位典儀唱迎神樂作內贊奏四拜（傳贊百官同）奏上香導上至皇初祖太祖前俱三上香訖奏復位樂止典儀唱奠帛行初獻禮樂作內贊導上至皇初祖前奠帛獻爵復導至太祖前（儀同）典儀唱讀祝奏跪（傳贊）衆官皆跪樂暫止內贊贊讀祝讀訖樂作內贊奏俯伏興平身（傳贊百官同）樂止典儀唱行亞獻禮樂作樂止復唱行終獻禮樂作樂止太常卿進立于皇初祖前西向唱賜福胙上飲福受胙興四拜（傳贊百官同）典儀唱徹饌唱送神內贊奏四拜（傳贊百官同）典儀唱捧帛詣燎位唱望燎俱如儀太常卿捧皇初祖神牌詣燎所內贊奏禮畢樂止上由殿左門出至太廟門外導引官導上入御幄易常服還宮

祝文　維嘉靖年月日孝元孫嗣皇帝某敢昭告于皇初祖神曰仰惟先祖肇我厥初發祥鍾靈啟我列聖追慕德源敬茲報祭願來格斯奉皇祖太祖高皇帝配侑尚享

明史樂志大祿樂章

迎神元和之曲　於維皇祖肇創丕基鍾祥有自曰本先之奄有萬方作之君師追報宜隆以申孝思瞻望稽首介我休禧

亞獻仁和之曲　中觴載升于此瑤觥小孫奉前願
歆其誠樂舞在列庶職在庭祖鑒孔昭錫佑攸亨
終獻德和之曲　於維今先祖延慶今深高追報今
曷能三進今香醪
徹饌太和之曲　芬今豆籩潔今黍粢祖垂歆享徹
乎敢遲禮云告備以訖陳詞永裕後人億世丕丕而
送神永和之曲　禘祀今具張佳氣今鬱昂皇靈錫
納兮喜將一誠通兮萬載昌祈鑒佑兮天下康仰源
仁浩德兮曷以量小孫頓首兮以望遥瞻冉冉兮聖
靈皇皇

明史禮志十五年復定廟饗制立春犆享各出主于殿
立夏立秋立冬出太祖成祖七宗主饗太祖殿爲時祫
季冬中旬卜日出四祖及太祖成祖七宗主饗太祖殿
爲大祫祭畢各歸主於其寢

明會典九廟特饗前期太常寺奉請欽定捧主官及
齋戒省牲俱如常儀一前期一日太常寺官詣各廟
陳設如儀一正祭日儀同前惟祝文總一讀各廟俱
捧主行禮　九廟時祫儀與前時祫儀同奉懿祖熙
祖仁祖太祖神座皆南向成祖而下東西向陳設樂
章祝文皆更定而先期遣官祭告如前

明集禮嘉靖十五年定大祫儀前期一日太常寺陳設
如圖儀正祭日上至廟戟門東帷幕具祭服出自戟門
左入率捧主官至祧廟及寢殿出主捧主官請各廟主
至太廟門外候五祖主至闕殿門入上安德祖主捧主
官各安懿祖以下主訖典儀唱舞樂生就位執事官各
司其事上至御拜位如常儀懿祖而下上香獻帛獻爵

俱捧主官代

祝文　維嘉靖年月日孝元孫嗣皇帝某敢昭告于
德祖元皇帝元皇后懿祖恒皇帝恒皇后熙祖裕皇
帝裕皇后仁祖淳皇帝淳皇后太祖高皇帝孝慈高
皇后成祖文皇帝仁孝文皇后仁宗昭皇帝誠孝昭
皇后皇高祖考宣宗章皇帝章皇后皇曾祖妣孝恭
皇帝皇曾祖妣孝莊睿皇后皇祖考憲宗純皇帝皇
祖妣孝貞純皇后皇伯考孝宗敬皇帝皇伯妣孝康
敬皇后皇考睿宗獻皇帝皇妣慈孝獻皇后皇兄武
宗毅皇帝孝靜毅皇后曰氣序云遷歲事將終謹率
羣臣以牲帛醴齊粢盛庶品特修大祫禮于太廟用
申追感之情伏惟尚享

明史樂志大祫樂章

迎神太和之曲　仰慶源兮大發祥惟世德兮深長
時維歲殘大祫洪張祖宗聖神明明皇皇遥瞻兮頓
首世德兮何以忘

初獻壽和之曲　神之格兮慰我思慰我思兮捧玉
卮捧來前兮慄慄仰歆納兮是幸已而

亞獻豫和之曲　再舉瑶漿樂舞羣張小孫在位陪
助賢良百工羅從大禮肅將惟我祖宗顯錫恩光
終獻寧和之曲　思祖功兮深長景宗德兮馨香報
歲事之既成兮典則先王惟功德之莫報兮何以量
徹饌雍和之曲　三酌既終一誠感通仰聖靈兮居
歆萬禩是舉兮庶乎酬報之衷

還宮安和之曲　顯兮幽兮神運無跡神運無跡兮
化無方靈返天兮主返室願神功聖德兮啟佑無終

元孫拜送今以謝以祈

禮志嘉靖十七年定大祫祝文九廟帝后謚號俱全書時祫止書某祖某宗皇帝更定大祫日奉德懿熙仁及太祖異室皆南向成祖西向北上仁宗以下七宗東西相向禮三獻樂六奏舞八佾皇帝獻德祖帝后大臣十二人分獻諸帝内臣十二人分獻諸后

二十年十一月禮官議歲暮大祫當陳祧主而景神殿臨請暫祭四廟於後寢用連几陳籩豆以便周旋詔可

二十二年定時享大祫罷出主上香奠獻等儀臨期捧衣冠出納太常及神宮監官奉行

二十四年罷季冬中旬大祫并罷告祭仍以歲除日行大祫禮同時享

二十八年復告祭儀穆宗即位禮部以大行皇帝服未除請遵弘治十八年例歲暮大祫孟春時享兩祭皆遣官攝事樂設而不作帝即喪次致齋陪祀官亦在二十七日之内宜令暫免從之

續文獻通考初禮部尚書夏言請行古大禘禮下廷議皆請禘德祖世宗皆不允有旨稱皇初祖帝神勿主名五年一舉先是下令中書官書皇初祖帝神牌位于太廟至日設太廟殿中祭畢燎之每特享祖宗以立春于本廟夏秋冬皆合享於太廟循時祫之典季冬仍修大祫禮于太廟獻廟止修四時之祭避豐禰也

穆宗隆慶元年行大祫禮于太廟命駙馬都尉謝詔代

三年十二月戊辰行大祫禮于太廟

右明禘祫

五禮通考卷第一百一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蕙田編輯
李奉翰總督直隸右都御史桐城方觀承同訂　按察司副使元和宋宗元　參校

吉禮一百一

薦新

周禮天官獻人春獻王鮪（注王鮪鮪之大者）月令季春薦鮪於寢廟（疏謂季春三月）春鮪新來言王鮪鮪之大者云獻者獻于廟之寢故鄭注引月令云薦鮪於寢廟取魚之法歲有五案月令孟春云獺祭魚此時得取一也季春云薦鮪於寢廟即此所引者二也又案鼈人云秋獻龜魚三也王制云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與孝經緯援神契云陰用事木葉落獺祭魚同時是十月取魚四也獺則春冬二時祭魚也案潛詩云季冬薦魚與月令季冬漁人始魚同五也是一歲三時五取魚唯夏不取案魯語云宣公夏濫于泗淵以其非時

禮記月令仲春之月天子乃鮮羔開冰先薦寢廟（注鮮當為獻聲之誤也獻羔謂祭司寒也祭司寒而出冰薦於宗廟乃後賦之）案詩豳風七月云四之日其早獻羔祭非故知鮮為獻也云獻羔謂祭司寒者以經云獻羔啟冰先薦寢廟故云祭司寒而藏之既祭司寒乃傳直云獻羔而啟之知者薦於宗廟謂仲春也乃後賦之謂孟夏也祭司寒明啟時亦祭之云薦於宗廟乃後賦之故凌人云夏頒冰左傳云火出而畢賦是也

季春之月天子始乘舟薦鮪於寢廟（注進時美物 疏案爾雅釋魚云鮥鮛鮪郭景純云似鱣而小建平人呼鮥子一本云王鮪似鱣口在頷下音義云大者為王鮪小者為鮛鮪似鱣長鼻體無鱗甲）

方氏慤曰必乘舟而後薦鮪者所以示親漁也蓋先王之饗親牲必親率殺必親射凡以致其敬而已則乘舟而後薦鮪豈為過哉魚之品多矣然薦必以鮪者為其特大謂之王鮪者以此

孟夏之月天子乃以雛嘗麥先薦寢廟（注麥之新氣尤盛以雞食之散其熱也雞休畜肴之舍所以和之故食齊得其宜焉）

方氏慤曰以雛嘗麥者以水勝火也仲夏以雞嘗黍者以木生火也仲秋以犬嘗稻者以金合金也夫勝所以治之生所以養

仲夏之月天子乃以雛嘗黍羞以含桃先薦寢廟（注此嘗雛也而云以嘗黍不以牲主穀也必以黍者黍火穀氣之主也含桃櫻桃也 疏黍是火穀於夏時與雞同薦之如鄭此言則黍非新成直取蓄黍故下孟秋云農乃登穀注云黍稷於是始熟明仲夏未熟也蔡氏以為此時黍新熟令蟬鳴黍是也非鄭義也案月令諸月無薦果之文此獨羞含桃者以此果先成異於餘物故特記之其實諸果亦時薦之）

方氏慤曰雞蓋雞也以呂氏春秋見之必謂之雛者雞以雛為美故也若羊之類則以大為美耳

孟秋之月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注黍稷之屬於是始熟）

方氏慤謂稷也以稷熟於此故農乃登焉然孟夏之麥仲夏之黍仲秋之麻季秋之稻皆穀也此以穀言稷者以其為五穀之長故也若稼穡之官謂之后稷土稷之神謂之社稷者以是而已

仲秋之月以犬嘗麻先薦寢廟（注麻始熟也）

季秋之月天子乃以犬嘗稻先薦寢廟（注稻始熟也）

季冬之月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注天子必親往視漁則漁非常事重之也此時魚潔美 疏案仲秋以犬嘗麻季秋以犬嘗稻皆不云天子親往今此天子親往特云嘗魚故云明漁非常事重之也以四時薦新是其常事魚則非常祭之物故云重之也）

馬氏晞孟曰此潛之詩所謂季冬薦魚也漁者牲類也宗廟之祭牲用親獵則漁必親往不亦宜乎

少儀未嘗不食新（注嘗謂薦新物於寢廟 疏嘗謂薦新物於寢廟也未嘗則人子不忍前食新也）

方氏慤曰秋祭曰嘗以物新成而可嘗故也未嘗則親未嘗新矣孝子其忍食之乎月令每言先薦寢廟者以此然新物不待秋而有此止以嘗言者以物成於秋故也月令特於孟秋言嘗新者以此左傳言不食新乃謂麥為新以夏為秋故也

中庸薦其時食

朱子集註時食四時之食各有其物如春行羔豚膳

詩序潛季冬薦魚春獻鮪也（箋）冬魚之性定春鮪新來薦獻之者謂於宗廟也（疏）潛詩者季冬薦魚春獻鮪之樂歌也經總言冬春雜陳魚鮪即次春故依先後為文且冬薦魚者以季春故依先後為文且冬薦魚者以季春鮪魚新來正月未有鮪冬言薦春云獻者皆謂子孫獻進於先祖其義一也經言以享是冬亦為獻月令季春言薦鮪是冬亦有薦因時異而變文耳冬則衆魚皆可薦故總稱魚春惟獻鮪而已故特言鮪冬魚之性定者冬月既寒魚不行乃性定而肥充故冬薦之也天官庖人註云魚雁水涸而性定則十月初定矣但十月初定季冬始肥取其尤美之時薦之也月令季冬乃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注云此時魚潔美故特薦之白虎通云王者不親取魚以薦廟故親行非此則不可故隱五年公矢魚於棠春秋譏之是也魯語里革云古者大寒降土蟄發水虞於是乎講罛罟取名魚而嘗之寢廟言大寒降與此季冬同其言土蟄發則孟春也以春魚始動猶乘冬先肥氣序既移故又取以薦然則季冬孟春皆可以薦魚也韋昭以為薦魚惟在季冬國語云孟春者誤案月令孟春獺祭魚則魚肥而可薦但自禮文不具無其事耳里革稱古以言不當謬也言春鮪新來者陸璣云河南鞏縣東北崞上山腹有穴舊說云此穴與江湖通鮪從此穴而來北入河西上龍門入漆沮故張衡云王鮪岫居山穴為岫謂此穴也然則其來有時以春取而獻之明新來也序止言薦獻不言所在故言薦獻之者謂於宗廟也

猗與漆沮潛有多魚有鱣有鮪鰷鱨鯉以享以祀以介景福（傳）漆沮岐周之二水也潛糝也（箋）猗與嘆美之言也鱣大鯉也鮪鮥也鰷白鰷也鱨鮎也介助景大也

膏香之類是也

陳氏禮書古者祭必卜日而薦新不擇日祭有尸而薦無尸以至不出神主奠而不祭有時物而無三牲黍稷此薦新之大略也鄭注釋王制謂大夫士祭以首時然祭以致禮而有常月薦以致孝而無常時周禮王者享烝之畋皆在仲月是祭有常月也月令王者薦新或於孟月或於仲季唯其時物而已是薦無常時也

詩豳風

祭韭（箋）月令仲春天子乃獻羔開冰先薦寢廟（疏）引之証經獻羔之事在二月也祭韭者羔以時韭新出故用之王制云庶人春薦韭亦以新物故薦之也

（何氏楷曰）其蚤孔云其蚤朝也愚案即二月朔也韭菜名禮祭宗廟韭曰豐本案夏小正正月囿有見韭非韭也陸佃云開冰春祭也故獻羔祭韭薦清廟也宋淳化中李至上言案詩四之日獻羔祭韭即今之二月也又月令開冰之祭當在春分非四月所當行也帝覽奏曰韭長可以苫屋矣何謂薦新令春分開冰祭司寒卜日薦冰于太廟

方氏慤曰王者於祖廟以人道事之則有寢以神道事之則有廟祭神道薦人道也何氏楷曰周禮獻人凡祭祀共其魚之鱟鰲曲禮曰鰲魚曰商祭鮮魚曰脡祭則王於凡祭祀其登俎者奚適而不用魚哉特季冬純用魚而春薦新則尚用鮪耳

國語魯語里革曰古者大寒降土蟄發水虞于是乎講罛罶取名魚登川禽而嘗之寢廟行諸國人助宣氣也陳氏禮書人子之於親飲食與藥必先嘗而後進四時新物必先獻而後食寢廟之薦新蓋亦推其事先之禮以盡其誠敬而已先儒謂廟藏神主而祭以四時寢藏衣冠几杖之具而祭之以新物然國語曰大寒取名魚登川禽嘗之寢廟月令四時新物皆先薦寢廟者蓋有寢者薦於廟非謂薦止於寢無寢者薦於寢也月令集記秦禮秦出寢於陵則月令所謂寢廟豈皆廟後之寢乎古者掌外事之兆有典祀掌廟有守祧掌寢有隸僕故典祀若以時祭祀則帥其屬而修除徵役於司隸而役之守祧其廟則有司修除之其祧則守祧黝堊之隸僕祭祀修寢則薦新蓋亦修焉觀詩序言薦魚獻鮪而詩言以享以祀月令言以共寢廟之祀則薦新亦謂之祀也祭僕大喪復於小廟隸僕大喪復於小寢大寢小寢高祖以下之寢廟也大寢者以廟嚴於寢故也及大寢始祖之寢也復於廟則小廟而已于寢則以五寢爲五廟之寢謂王之燕寢五也鄭氏之理方氏二祧先除其寢之說尤附會

方氏慤曰王者之於祖禰以人道事之則有寢以神道事之則有廟王者七廟而周官隸僕止掌五寢者以二祧將毀先除其寢去事有漸故也

蕙田案僕隸掌王之燕寢者非天子七廟無五寢之制右寢廟薦新

儀禮士喪禮朔月奠用特豚魚腊陳三鼎(注)朔月月朝日也有薦新如朔奠徹朔奠先取醴酒其餘取先設者(注)薦五穀若時果物新出者(疏)薦新如朔奠者牲牢饌豆一如上朔奠也

既夕禮朔月若薦新不饋于下室(注)以其殷奠有黍稷也

禮記檀弓有薦新如朔奠(注)重新物為之殷奠(疏)薦新謂未葬中間得新味而薦亡者如朔奠者謂未葬前月朔大奠于殯宮大奠則牲饌豐也朔禮視大斂士則特豚三鼎今若有新物及五穀始熟薦於亡者則其禮牲物如朔之奠也大夫以上則朔望大奠士但朔而不望

應氏鏞曰薦新重時物也薦新於廟死者已遠則感傷或淺薦新於殯其痛尚新則感傷必重朔祭謂之大奠其視禮大斂故薦新亦如之謂男女各即位內外各從事而其哭之義如一也是禮之同非其物之同註謂殷奠恐未然蓋經曰如朔奠非為之也

蕙田案以上喪奠薦新乃士禮也然推之天子諸侯其禮當亦有之矣

右喪奠薦新

禮記祭法王立七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諸侯立五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疏)五廟皆月月祭之享嘗四時祭祀文武特留故不月祭但四時祭而已

陳氏禮書月祭者薦新之祭也月令獻羔開冰薦鮪羞含桃與夫嘗麥嘗穀嘗麻嘗魚皆先薦寢廟是也

國語楚語觀射父曰古者先王日祭月享時類及二桃歲祀於壇墠也(注)祭於祖考月享於高曾時類於祖考月祭於高曾時歲祀於壇墠也

周語祭公謀父曰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注)祭于祖考謂上食也月祀於高曾時享于二桃歲貢於壇墠終謂世終也壇墠祠王及即位而祭見

朱子曰左氏云特祀於寢而國語有日祭之文(韋昭曰謂日上食也)舍於祖禰洪事亦然是主復寢猶日上食矣

又曰國語曰祭月祀時享既與周禮祀天神祭地祇享人鬼之名不合韋昭又謂日上食于祖禰月祀于高曾時享于二桃亦但于祭法略相表裏而不見于

他經又主既復寢則其几筵未知當俟臨祭而後設耶或常設而不除也

陳氏禮書周禮大宗伯以肆獻祼饋食享先王以春祠夏禴秋嘗冬烝享先王祭法王立七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諸侯五廟一壇一墠曰考廟享嘗乃止然則周禮有時祭無月祭祭法有月祭無時祭周語祭公謀父曰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日祭月祀時享歲貢楚語觀射父曰先王日祭月享時類歲祀諸侯舍日卿大夫舍月士庶人舍時韋元成韋昭之徒則曰天子日祭於祖考月祭於曾高時享於二祧歲貢於壇墠此與漢法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其事相類而侯賓要荒五服之制與禹貢相合蓋夏商之禮如此故左丘明荀卿司馬遷皆得以傳之也周禮小宗伯凡天地之大災類社稷宗廟爲位則類於宗廟者無常時與所謂王時類者異矣王制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非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雁則薦於四時者有常物與所謂庶人舍時者異矣然則王藻言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諸侯聽朔於太廟春秋文公六年書閏月不告朔猶朝於廟論語曰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鄭氏釋王藻謂天子聽朔於明堂以特牲告其帝及神配以文王武王釋論語謂人君每月告朔有祭謂之朝享然周禮朝享非謂告朔而聽朔於明堂以特牲告其帝及神配以文王武王無

所經見要之告朔於廟餘以特牲謂之月祭此先王之禮也魯文公不行告朔之禮但身至廟拜謁而已故春秋譏之穀梁言天子告朔於諸侯諸侯受於禰廟禮也又曰閏月不以告朔然受朔於禰則異於玉藻閏月不告朔則異於左氏左氏曰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于是乎在不告朔棄時政也祭法諸侯月祭不及祖考其說與穀梁同不知何據然也

蕙田案祭法有享嘗有月祭享嘗則四時之祭是已月祭則注疏無明文又考之玉藻聽朔孔疏春秋告月孔疏公羊徐疏穀梁楊疏論語邢疏並以祭法月祭釋之案告朔天子以特牛諸侯以特羊此是告廟之禮並非祭禮告廟亦止在所藏之祖廟未必徧告五廟且據玉藻聽朔於南門之外南門之外則明堂是已王立七廟安得俱在南門之外乎長樂陳氏以月祭爲薦新之祭其說爲是今從之其周語祭公謀父所云月祀楚語觀射父所云月享之文並當訓爲薦新之祭禮記亦以告朔牽合月祭恐未爲的

右月祭薦新

漢書叔孫通傳惠帝嘗出游離宮叔孫通曰古者有春嘗果方今櫻桃熟可獻願陛下出因取櫻桃獻宗廟上許之諸果之獻由此興

後漢書鄧太后紀安帝七年正月庚戌謁宗廟命婦羣妾相禮儀與皇帝交獻成禮而還因下詔曰凡供薦新味多非其節或鬱養强孰或穿掘萌芽味無所至而夭

折生長豈所以順時育物乎傳曰非其時不食自今奉
祠陵廟須時乃上凡省二十三種
三國魏志明帝本紀太和六年四月甲子初進新果於
廟
高堂隆云案舊典天子諸侯月有祭事其孟則四時
之祭也三牲黍稷時物咸備其仲月季月皆薦新之
祭也大夫以上將之以羔或加以犬而已不備三牲
也士以豚庶人則唯其時宜魚雁可也皆有黍稷禮
器曰羔豚而祭百官皆足太牢而祭不必有餘羔豚
則薦新之禮也太牢時祭之禮也詩云四月其蚤
獻羔祭韭周之四月則夏之二月也月令仲春天子
乃獻羔開冰季春之月天子始乘舟薦鮪仲夏之月
天子乃嘗魚咸薦之寢廟此則仲月季月薦新之禮

也
蜀譙周禮祭集志天子之廟始祖及高曾祖考皆月
朔加薦以像平生朔日也謂之月祭二祧之廟無月
祭也凡五穀新熟珍物新成天子以薦宗廟禮未薦
不敢食新孝敬之道也其月朔薦及膢薦薦新皆奠
無尸故羣廟皆一日之間盡畢
晉書武帝本紀咸寧二年六月癸丑薦荔枝於太廟
冊府元龜太康元年五月丁卯薦緑酒於太廟
北魏書高祖本紀太和十五年八月壬辰詔郡國有時
物可以薦宗廟者貢之
通典唐四時各以孟月享太廟室各用一太牢若品物
時新堪進御者有司先送太常令尚食相知簡擇務令
潔淨仍以滋味與新物相宜者配之太常卿及少卿一

人奉薦太廟（卿及少卿有故即差五品以上攝）有司行事不出神主仲春薦冰亦如之

開元禮薦新於太廟儀

薦新之日太廟令帥齋郎灑掃廟之內外太官先饌所薦之物於神廚（若有酒者廟司設坫罍洗如式）謁者引太常卿入立于門東之內道北面南謁者贊引稱再拜太常卿再拜進饌者奉饌入自正門升自太階各詣於神座前（籩豆簋簠徹之如式）訖降自東階以出謁者引太常卿升自東階詣獻祖室前盥洗酌獻訖再拜又再拜（若無酒即俱再拜）訖謁者引太常卿復位謁者贊拜訖謁者引出

薦新物

冬魚蕨筍蒲白韭薑小豆豇豆薤荷菱仁薑菱索春酒桑落酒竹根黃米粳米糯米粟米穬米茄子甘蔗芋子雞豆仁苜蓿蔓菁胡瓜冬瓜瓠子春魚水蘇枸杞芙茨子藕大麥麪瓜油蘇麥子椿頭蓮子栗冰甘子李櫻桃杏林檎橘榛菴蘿果棗兎脾麞鹿野雞凡薦新皆所司白時新堪供進者先送太常令尚食相與簡擇仍以滋味與新物相宜者配之以薦皆如上儀

舊唐書禮儀志（天寶十一載閏三月制自今已後每有朔望日宜令上食造食薦太廟每室一牙盤內官亭薦仍五日一開室門灑掃

宋史禮志開寶通禮薦新之儀詣僖祖室戶前盥洗酌獻訖再拜次獻諸室如上禮遂詔曰夫順時蒐狩禮有舊章非樂畋遊將薦宗廟久墮前制闕孰甚焉爰遵時令暫狩近郊既躬獲禽用以薦俎其今月十一日畋獵親射所獲田禽並付所司以備太廟四時薦享著爲令

王海太宗淳化三年正月二十六日詔仲春開冰獻羔祭韭

宋史禮志仁宗景祐三年宗正丞趙良規言通禮著薦新凡五十餘物今太廟祭享之外唯薦冰其餘薦新之禮皆寢不行宜以品物時新所司送宗正令尚食簡擇滋味與新物相宜者配以薦之於是禮官宗正條定逐室時薦以京都新物略依時訓協用典章請每歲春孟月薦蔬以韭以菘配以卵仲月薦冰季月薦蔬以筍果以含桃夏孟月薦果以瓜以來禽季月薦果以芡以菱秋孟月嘗粟嘗穈配以雞果以棗以梨仲月嘗酒嘗稻蔬以芡筍季月嘗豆嘗蕎麥冬孟月羞以兔果以栗蔬以蔈蓴仲月羞以雁以麋季月羞以魚凡二十八種所司烹治自餼以下令御廚於四時牙盤食烹饌卜曰薦獻一如開寶通禮又太常禮院言自來薦冰惟薦太廟逐室帝主后主皆闕謹案朔望每室牙盤食帝后同薦又案禮有薦新如朔奠詳此獻祀帝后主別無異等之義今後前廟逐室后主欲乞四時薦新並如朔望牙盤例后廟奉慈廟如太廟之禮

皇祐三年太常寺王洙言每內降新物有司皆擇吉日至涉三四日而物已損敗自今令禮部預爲關報於次日薦之更不擇日

呂公綽傳故事薦新諸物禮官議迺薦或後時陳敗公綽採月令諸書以四時新物及所當薦者配合爲圖

神宗元豐元年宗正寺奏據太常寺報選日薦新兎藷蕓粟黃今三物久粥於市而廟猶未薦頗違禮意蓋節

序有蚤宴物品有後先自當變通安能齊一又唐開元禮薦新不出神主今兩朝薦新及朔望上食並出神主請下禮官參定所宜詳定所言古者薦新於廟之寢無尸不卜日不出神主奠而不祭近時擇日而薦非也天子諸侯物熟則薦不以孟仲季爲限呂氏月令一歲之間八薦新物開元禮加以五十餘品景祐中禮官議以呂紀簡而近薄唐令雜而不經於是更定四時所薦凡二十八物除依時禮月令外又增多十有七品雖出一時之議然歲時登薦行之已久依於古則大略違於經則無法今欲稍加刊定取其間先王所嘗享用膳羞之物見於經者存之不經者去之請自今孟春薦韭以卵羞以蚶仲春薦筍羞以含桃孟夏嘗麥以魚仲夏嘗雛以黍羞以瓜季夏羞以茭以菱孟秋嘗粟與稷羞以棗以栗孟冬羞以雁仲冬羞以麞季冬羞以魚今春不薦鮪誠爲闕典請季春薦鮪無則闕之舊有林檎蕎麥諸蓴之類及季秋嘗酒並合刪去凡新物及時出者即日登獻既非正祭則不當卜日漢儀嘗韭之屬皆於廟而不在寢故韋元成傳以爲廟歲二十五祠而薦新在焉自漢至於隋唐因仍其失薦新雖在廟然皆不出神主今出神主失禮尤甚請依五禮精義但設神主仍候廟成薦新於寢詔依所定如鮪闕即以魴鯉代之既而知宗正丞趙彥若言禮院以仲秋茭萌不經易以蒲白今仲秋蒲無白改從春獻大觀禮局亦言薦新雖繫以月如櫻筍三月當進或萌實未成轉至孟夏之類自當隨時之宜取新以薦

文獻通考元豐七年詔舊制薦新米麥之屬皆取於市今後宜令王津瓊林宜春瑞聖諸園及金明池後苑供具其所無者乃索之雜買務

宋史禮志政和四年比部員外郎何天衢言先王建祭祀之禮必得疏數之中未聞一日並行兩祭者也今太廟薦新有與朔祭同日者夫朔祭之禮行於一月之首不可易也若夫薦新則未嘗卜日一月內皆可薦也新物未備猶許次月薦之亦何必同朔祭之日哉自是薦新偶與朔祭同日詔用次日焉

文獻通考宋禮部修立太廟薦新儀注

陳設前一日有司設新物於太常卿齋所至日以行事設籩豆於每室戶外以新物實之

筍蒲鮪魚籩一實以含桃孟夏薦一實以杏仲夏薦一實以瓜季夏籩二實以菱芡孟秋豆二實以栗孟冬豆一實以雁仲冬豆一實以麛季冬豆一實之以魚又設盥洗於阼階下直東雷北向罍在洗東加勺篚在洗西南肆實以巾設太常卿席位於殿下東南西向　省饌　前一日祠祭官引宮闈令詣太常卿齋所同眡新物應饌者有司詣厨省鑊以時率其屬臨造　行事　薦新日祠祭官行宮闈令先入詣殿庭內向立祠祭官曰再拜宮闈令再拜升自西階　凡行事執事官升降皆自西階開室　不出神主帥其屬掃除退就執事位次有司實新畢禮直官引太常卿常服入就殿下席位北向立贊再拜太常卿再拜次引詣盥洗位北向立搢笏盥手帨手執笏升殿詣僖祖室戶外搢笏執事者以新物授太常卿太常卿受新物奉入詣神位前北向跪奠執笏俛伏興出戶外北向再拜次詣宣祖室太祖室太宗室真宗室仁宗室英宗室神宗室哲宗室徽宗室

欽宗室別廟懿節皇后室安穆皇后室安恭皇后室行禮並如上儀降復位少立退宮闈令闔戶降退

遼史太宗本紀天顯五年七月戊子薦時果於太祖廟

六年七月壬子薦時羞於太廟

穆宗本紀應歷十三年七月乙丑薦時羞於太廟

金史禮志海陵天德二年命有司議薦新依典禮合用時物令太常卿行禮正月鮪明昌間用牛魚無則鯉代二月雁三月韭以卵四月薦冰五月筍蒲羞以含桃六月堯肉小麥仁七月嘗雛雞以黍羞以瓜八月羞以茨以菱以栗九月嘗粟與稷羞以棗以梨十月嘗麻與稻羞以兎十一月羞以麞十二月羞以魚從之

世宗大定三年有司言每歲太廟五享若復薦新似涉於數擬遇時享之月以所薦物附於籩豆薦之以合古者祭不欲數之義制可

元史祭祀志至元四年二月初定一歲十二月薦新時物薦新儀至日質明太常禮儀院官屬赴廟所皆公服俟於次太廟令率其屬升殿開室戶不出神主設籩豆俎酒醴馬湩及室戶內外褥位又設盥洗位於階下少東西向奉禮郎率儀鸞局設席褥版位於橫街南又設盥盆巾帨二所於齋班幕前凡與祭執事官皆盥手訖太常官詣神廚點視神饌執事者奉所薦饌物各陳饌幕內太常官以下入就位東西重行北向立定禮直官贊皆再拜鞠躬拜興拜興平立各就位禮直官引太常次官一員率執事者出詣饌所奉饌入自正門升自太階奠各室神位前執事者進時食院官搢笏受而奠之禮直官引太常禮儀使詣盥洗位盥手帨手升殿詣第

一室神位前搢笏執事者注酒於杯三祭酒又注馬湩於杯亦三祭之奠杯於案出笏就拜興出室戶外北向立再拜每室俱畢降復位執事者皆降禮直官贊再拜鞠躬拜興拜興平立餘官率執事者升徹饌出殿闔戶禮直官引太常官以下俱出東神門外圓揖

王圻續通考元制世祖至元二十九年始命每月薦新

孟春鮪野兔仲春雁天鵝季春蓎韭鴨雞卵孟夏冰羔羊仲夏櫻桃竹筍蒲筍羊季夏瓜豚大麥飯小麥麪孟秋雛雞仲秋菱芡栗黃鼠季秋梨棗黍粱鶖老孟冬芝蘇兎鹿稻米飯仲冬麅塗馬季冬鯉黃羊塔剌不花其每月配薦羊羔炙魚饅頭餑子西域湯餅圓米粥砂糖飯羹乳酪馬湩及春秋圍獵始獲之物

元史祭祀志至大元年春正月皇太子言薦新增用影堂品物羊羔炙魚饅頭餑子西域湯餅圓米粥砂糖飯羹每月用以配薦

明會典薦新凡時物洪武二年令太常先薦宗廟然後進御每月朔望薦新品物皆太常卿供事其在月薦之外者奉常卿奉旨與內史監官各服常服捧獻不行禮

薦新品物正月韭菜四斤生菜四斤薹菜四斤雞子二百六十箇鴨子三百四十箇二月芹菜三斤薹菜五斤冰羹萬五斤子鵝二十二隻三月茶筍一十五斤鯉魚二十五斤四月櫻桃十斤杏子二十斤青梅二十斤王瓜五十箇雛雞十五隻猪一口五月桃子十五斤李子二十斤夏至李子二十斤紅豆一斗沙糖一斤八兩來禽十五斤茄子一百五十箇大麥仁三斗小麥麪三十斤嫩雞三十五隻六月蓮蓬二百五十箇甜瓜三十箇

西瓜三十箇七月棗子二十斤葡萄二十
斤梨二十斤鮮菱十五斤茨實十斤雪梨二十斤八月
藕四十枝芋苗二十斤茭白二十斤嫩薑二十五斤粳
米三斗粟米三斗稷米三斗鱖魚十五斤九月橙子二
十斤栗子二十斤小紅豆三斗沙糖一斤八兩鯿魚十
五斤十月柑子二十五斤橘子二十五斤山藥二十斤
兎十五隻窩一斤八兩十一月甘蔗一百三十根鹿一
隻雁十五隻蕎麥麵三十斤紅豆一斗沙糖一斤八兩
十二月菠菜十斤芥菜五斤鯽魚十五斤白魚十五斤
明集禮薦新儀前期署官灑掃廟室內外設太常卿拜
位於丹墀中道之西南北向內使監官及預祭官位於
其後北向至日鍾鳴後直廟官闢廟門太常司官一同
內使監官陳設時新之物并酒果常饌鵝湯飯於各廟
神位前直廟內使啓櫝訖引禮官引太常卿內使監官
及預祭官各服常服入就位贊禮唱鞠躬拜興拜興平
身太常卿以下鞠躬拜興拜興平身贊禮唱請行禮引
禮官引太常卿至神位前唱跪太常卿少前跪司香者
取香跪進於太常卿之左引禮唱上香上香三上香太
常卿上香上香三上香訖唱祭酒祭酒三祭酒奠爵司
酒以爵授太常卿斟酒太常卿祭酒祭酒三祭酒奠爵
引禮唱俯伏興平身少後鞠躬拜興拜興平身太常卿
俯伏興平身少後鞠躬拜興拜興平身贊禮唱復位引
禮官引太常卿由西門出復位少立贊禮唱徹豆執事
者于神位前徹豆訖贊禮唱鞠躬拜興拜興平身太常
卿以下俱鞠躬拜興拜興平身引禮引太常卿以下詣
焚楮幣所焚訖贊禮唱禮畢直廟內使斂櫝引禮引太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蕙田編輯

太子太保總督直隸河道都察院右都御史桐城方觀承同訂　按察司副使元和宋宗元參校

吉禮一百二

后妃廟

周禮春官大司樂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

注先妣姜嫄也姜嫄履大人迹感神靈而生后稷是周之先母也周立廟自后稷為始祖姜嫄無所妃是以特立廟而祭之謂之閟宮閟神之　疏案祭法王立七廟不見先妣者以其七廟外非常故不言云先妣姜嫄也姜嫄履大人跡感神靈而生后稷者詩云履帝武敏歆毛君以為姜嫄帝嚳妃履帝武敏歆謂履帝嚳車轍馬跡生后稷后稷為帝嚳後世妃而言履帝武敏歆者帝謂天帝也是以周本紀云姜嫄出野見巨人跡心悅忻然踐之始如有身動而孕居期生子是鄭解巨人跡與毛異也生民詩序云生民尊祖也后稷生于姜嫄文武之功起于后稷是周之子孫功業由后稷欲尊其祖當先尊其母周立七廟自后稷已下不得更立后稷父廟故姜嫄無所妃也以其尊敬先母故特立婦人之廟而祭之婦人稱宮處在幽靜故名廟

歐陽氏修曰升祔之后統以帝樂別廟之樂則以本室今云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不統以享先祖之樂則非配食之后明矣

常卿以下出閶廟門各廟儀同

獻新儀凡遇四方別進新物在月薦之外者太常卿奉旨與內使監官各常服捧獻於太廟是日先報直廟內使闢廟門燃香燭啓神櫝太常卿捧獻於德祖元皇帝神位前內使監官捧獻於德祖元皇帝獻畢內使斂櫝各廟儀同

薦新今在奉先殿每月案定到品物或初二初三初四用鵝湯粳米飯時果五般案酒五般以品物赴光祿寺果薦生物薦熟

右漢至明薦新

蔡氏德晉曰先妣先世祖妣姜嫄也周特立廟祀之記曰鋪筵設同几若姜嫄而外不宜有獨祀之先妣也

詩大雅生民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惟后稷（傳生民本后稷也姜姓也后稷之母配高辛氏帝焉（箋言周之始祖其生之者是姜嫄也姜姓者炎帝之後有女名嫄當堯之時為高辛氏世妃本后稷之初生故謂之生民（疏晉語云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異德故黃帝為姬炎帝為姜是姜者炎帝之姓故云姜姓也言后稷之母配高辛所興地名譽以字為號上古質故也大戴禮帝系篇帝嚳卜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上妃有邰氏之女曰姜嫄而生后稷次妃陳鋒氏之女曰慶都生帝堯下妃娵訾之女曰常儀生摯以堯與契俱為嚳子家語世本其文亦然故毛為此傳及元鳥之傳司馬遷為五帝本紀皆遵用焉其後劉歆班固賈逵馬融服虔王肅皇甫謐等皆以為然然則堯為聖君契為賢弟在位七十載而不能用必待衆乃舉之者聖人顯仁藏用匿迹隱端難則自知故不委任待衆舉而後用見取人之大法耳若稷契堯之親弟當生在堯立之前比至堯崩百餘歲矣堯崩之後仍為舜所勑用者以其並是上智壽或過人不可以凡人促數而怪彼永命也若稷契即是嚳子則未嘗隔世左傳之說八元云世濟其美者正以能承父業即稱為世不要歷數世也其緯候之書及春秋命歷序言五帝傳世之事為毛說者皆所不信　鄭以命歷序云少昊傳八世顓頊傳九世帝嚳傳十世則堯非嚳子稷年又少于堯則姜嫄不得為帝嚳之妃故云當堯之時為高辛氏之世妃謂為其後世子孫之妃也人世短長無定於是時書又散亡未知其為幾世故直以世言之其大戴禮史記諸書皆鄭所不信張融云稷契年稍於堯堯不與嚳並處帝位則稷契焉得為嚳子乎若使稷契為嚳子如史記是堯之兄弟也堯有賢弟七十不用須舜舉之此又然明矣詩之雅頌姜嫄履迹而生為周始祖有娀以元鳥生商而契為元王即如毛傳史記之說嚳為稷契之父帝嚳聖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是生后稷周嚳何殊特立姜嫄之廟乎融之此言蓋得鄭旨但以姜嫄為世妃妃也　箋正義曰文十八年左傳曰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堯不能舉舜臣堯而舉之使布五教於四方堯典註云舜臣堯而舉八元使布五教契在八元中稷亦高辛氏之後自然在八元中矣故知舜臣堯而舉之鄭志趙商問此箋云姜嫄為高辛氏世妃意以為非帝嚳之妃史記嚳以姜嫄為妃是生后稷明文皎然又毛亦云高辛氏帝苟信先籍未覺其偏隱是以敢問易毛之義答曰即姜嫄誠帝嚳之妃履大人之迹而歆歆然是非真意矣乃有神氣故意歆歆然天下之事以前驗後其不合者何可悉信是故悉信亦非不信亦非稷稚於堯堯見為天子高辛與堯並在天子位乎是箋易傳之意也　異義詩齊魯韓春秋公羊說聖人皆無父感天而生左傳聖人皆有父謹案堯典以親九族即堯母慶都感赤龍而生堯安得九族而親之禮識云唐五廟知不感天而生元之間也諸言感生得無父有父則不感而親之禮識云唐五廟知不感天而生元之間也諸言感生得無父有父則不感生此皆偏見之說也商頌曰天命元鳥降而生商謂娀簡吞鳥子生契是聖人感見於經之明文劉媼是漢太上皇之妻感赤龍而生高祖是非有父感神而生者也且夫蒲盧之氣媼煦桑蟲成為己子況乎天氣因人之精使之賢聖則天氣不獨生賢聖乎是則然矣又何多怪如鄭此言天氣因人之精使之賢聖則天氣不獨生人此姜嫄得無人道而生子者言非一端也彼以古今異說言感生則不得有父有父則不得感生偏執一見理未弘通故鄭引蒲盧為喻以證有父得感生耳必由父也所引吞鳥生契即是不由父矣又何怪於后稷也稷契等雖感天氣母實有夫則亦為有父總父為親故稱譽之曾唐堯之親九族立五廟亦猶此也稷契俱是感生棄稷不棄契者人之意異耳或者簡狄雖有吞鳥仍御於夫其心自安故不棄之耳馬融之說此詩則異於是矣王肅引馬融曰帝嚳有四妃上妃姜嫄生后稷次妃簡狄生契次妃陳鋒生帝堯次妃娵訾生帝摯摯最長次堯次契下

妃三人皆已生子上妃姜嫄未有子故禋祀求子上帝大安其祭祀而與之子任身之月帝嚳崩嚳即位而崩帝堯即位帝嚳崩後十月而后稷生蓋遺腹子也避為衆所疑不可申說姜嫄知后稷之神奇必不可害故欲棄之以著其神因以自明堯亦知其然故聽姜嫄棄之肅以融言為然又其奏云稷契之興自以積德累功於民事不以大迹與燕卵也且不夫而育乃載籍之所以為妖宗周之所褒滅其意不信履大迹之事而又不能申棄之意故以為遺腹子姜嫄避嫌而棄之王基駁之曰凡人有遺體猶不以為嫌況於帝嚳聖主姜嫄賢妃反當嫌於遭喪之月便犯禮哉人情不然一也就如融言審如帝嚳聖主姜嫄賢妃能為神明所祐堯有丹朱舜有商均文王有管蔡凡聖主賢妃生子未必皆賢聖能為神明所祐堯有丹朱舜有商均文王有管蔡以知其特有神奇而置之於寒冰乎假令烏不覆翼終姜嫄御於帝嚳而有身何以自明哉木疑逾甚則后稷為無父之子嚳有淫昏之妃姜嫄有污辱之跡當何以自明哉木欲避嫌嫌又甚焉不然二也又世本云帝嚳卜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若如融言任身之月而帝嚳崩姜嫄尚未知有身帝嚳焉得知而卜之荀非其理前却繫疑義不得通不然三也不夫而育載籍之所以為妖宗周之所以褒滅誠如肅言神靈尚能令二龍生妖女以滅幽王天帝反當不能以精氣育聖子以興帝王也此適所以明有感生之事非所以為難肅信二龍實生褒姒不信天帝能生后稷是謂上帝但能作妖不能為嘉祥長於為惡短於為善肅之乖戾此尤甚焉馬昭曰稷契既棄之後未棄之前用何知焉孫毓曰天道微祥古今有之皆依人道而有靈助劉媼之任高祖著有雲龍之怪褒姒之生由於元龜之妖巨迹之感何獨不然而謂自履其夫帝嚳之迹何足異而神之乃敢棄隘巷寒冰有覆翼之應乎而王傳之知其神奇不可得害以何為徵也且匹夫匹民遺腹生子古今有之嚳崩之月而當疑為姦非夫有識者之所能言也鄭說能言群賢以鄭為長長則長矣信矣所言王短短猶未悉何則馬王立說自云述毛其言遺腹寡居必謂得毛深旨案下傳曰天生后稷異之於人欲以顯其靈帝不順天是不明也故承天意而異之於天下是言天異后稷於人帝又承天之意所以棄而異之明示天下安有遺腹寡居之事乎即由天異而棄之何須要在寡居若以寡居為嫌何以必知其異若使無異可棄竟當何以自明又上傳云帝高辛氏下傳云帝不順天則帝亦高辛之帝安得謂之堯也五帝傳云堯見天因郊而生后稷因之曰堯不名高辛之正益知此帝不為堯也何以堯知其然聽姜嫄棄之且馬王之說姜嫄為高辛之正妃其於帝堯則君母也比之後世則太后也以太后之尊欲棄已子足以自專不假堯命云何聽棄之也又堯為人兄聽母棄弟縱其安忍之心殘其聖父之胤不慈不孝亦不是過豈有欽明之后用心若此哉若以堯知其神故為顯異則堯之知稷之甚矣初生以知其神纔長應授之以位何當七十餘載放之收采且有聖弟不欲明揚虞舜登庸方始舉任難帝難之豈其若此故知王氏之說進退多尤所言遺腹非毛旨矣即有郊家室堯見天因郊而生后稷故國后稷於郊命使事天以顯神順天命耳堯改封於邰就其成國家室無變更也

朱子詩傳姜嫄出祀郊禖見大人迹而履其拇遂歆然有人道之感於是即其所大所止之處而震動有娠乃周人所由以生之始明其受命于天固有以異於常人也然巨迹之說先儒頗或疑之而張子曰天地之始固未嘗先有人也則人固有化而生者矣蓋天地之氣生之也蘇氏亦曰凡物之異於常物者其取天地之氣常多故其生也或異麒麟之生異於犬羊蛟龍之生異於魚鼈物固有然者矣神人之生

而有以異於人何足怪哉斯言得之矣

又曰毛公說姜嫄出祀郊禖履帝嚳之迹而行事齊敏鄭氏說姜嫄見大人迹而履其拇二家之說不同諸儒多是毛而非鄭然史記亦云姜嫄見大人迹心忻忻欲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則非鄭之臆說矣後世所謂祥瑞固多僞妄然豈可因後世之僞妄而并真實者皆以爲無乎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孔子之言不成亦以爲非履巨迹之事有此理且如契之生詩中亦云元鳥降而生商蓋以爲稷契皆天生之耳非有人道之感非可以常理論也漢高祖之生亦類此此等不可以言盡當意會之可也

觀承案姜嫄事馬融以爲遺腹生子者最無稽而不足辨毛鄭二說似俱可通而毛說爲長蓋履帝武敏歆謂隨帝嚳以行而禖神速享之敏歆與下文上帝居歆之歆同極文從字順帝即帝嚳未見帝武之爲大人跡也惟棄之之故則不可解老泉以莊公寤生驚姜氏例之然姜氏亦第惡之而已未嘗棄之也母子天性即謂首生太易何至棄之乎林寒冰而必欲殺之乎則張子氣化而生之說頗爲穩當下章居然生子一語經文已明明注出蓋郊禖禮畢於所介所止之處非有人道之感而震動有身之甚早故曰徙然生子此之謂氣化而生生民之初固有如是者姜嫄不知故疑而棄之耳史記正坐讀經不詳之故因習見武帝時緱氏仙人跡東萊大人跡

因而謬解此詩彼康成又過信史記而衍之
耳元鳥詩亦然郊禖之時元鳥適至因禱之
而生契詩人神其事以爲天命之而生商此
如嶽降生申豈真有嶽神下降而生申伯哉
且墮卵事經中本無其文語常不語怪固孔
子之家法也
即有邰家室傳邰姜嫄之國也堯見天因邰而生后稷故國后稷於邰命使
此成功堯改封于邰就其
成國之家室無變更也
朱子詩傳邰后稷之母家也堯以其有功於民封於
邰使即其母家而居之以主姜嫄之祀故周人亦世
祀姜嫄焉
劉氏瑾曰曹氏曰生民之功本於姜嫄不可弗祀故
周官大司樂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而序
於先祖之上尊之也
魯頌閟宮閟宮有侐實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傳閟閉也
先妣姜嫄之廟在周常閉而無事孟仲子曰是禖宮也箋閟神也姜嫄神所依
故廟曰神宮疏周人立姜嫄之廟常閉而無事既言其廟遂說其身赫赫顯著
者其姜姓之女名嫄也禮生曰母死曰妣姜嫄是周之先母故謂之先妣春官大
司樂以享先妣則先妣之廟有祭事矣周禮定其用樂明其有祭之時或因大祭
而祭之也傳亦以此司樂之文故知其廟在周耳言其在周則謂魯無其廟以周
立是非常故魯不得有也箋以詩人之作親事典辭若魯無姜嫄之廟不當先
述閟宮又卒章云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則所新之廟新此閟
宮自然在魯不在周也以其為姜嫄神之所依故廟曰神宮
新廟奕奕奚斯所作箋修舊曰新新者姜嫄廟也僖公承衰亂之政上新姜嫄之廟廟之先也
方氏苞曰魯特立廟祀姜嫄謂之閟宮蓋諸侯不敢祖天子也商頌推契之自出而舉有娀義亦如此
蔥田案大司樂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也此後世后妃立廟之權輿也注曰先妣姜嫄生后稷事見大雅生民立廟見魯頌閟宮先儒疑者半信者半今集羣說而詳考之知其事雖近誕而實有其理

祭雖近黷而禮有其義揆其原當在后稷有
郃肇祀之年生民即其樂章大司樂詳其聲
律而其制度可通於大祭之禘嚳而郊稷也
姜嫄毛傳謂配高辛氏帝鄭箋謂高辛氏世
妃二説不同鄭箋爲長蓋嚳與稷之爲父子
記傳無可徵信而以祭法國語禘嚳之文推
之則以爲帝嚳之後者可從也履帝武敏歆
毛傳謂履帝嚳之迹鄭謂見大人迹而履其
拇二説亦不同朱子獨是鄭氏謂鄭據史記
非臆説今案周人祭姜嫄而不祭嚳者據鄭
推之其義亦有二一曰諸侯不敢祖天子而
庶子得祭其母一曰神靈誕降自天而其母
之祭不可廢何也稷帝者後也帝既自有後

則稷非嫡子而以功封郃自爲有國之祖有
國者其敢祖天子而祭嚳乎至姜嫄其生母
也庶子不爲母不世祭姜嫄非妃母也生民之始也履帝
武敏歆弗禋弗祀居然生子棄之隘巷棄之
平林棄之寒冰是何等神異而天命所在神
靈昭赫姜嫄之母道其可一日不祀乎朱子
曰巨跡之説先儒頗或疑之而張子曰天地
之始固未嘗先有人也則人固有化而生者
矣蓋天地之氣生之也今考生民八章首三
章推其誕生之祥輔氏謂后稷教民播種利
及萬世非天所命而何宜其始生之靈異四
章五章六章推其教稼之功即有郃家室以

歸肇祀注謂堯以其有功于民封於邰以主
姜嫄之祀七章八章專言祭祀之事而實指
之曰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是生民
之詩專爲祀姜嫄而作姜嫄之祭始於后稷
及周公定禮罔敢或渝乃敘先妣于先祖之
上以爲宗祀之最先遂作生民之詩溯其本
始述其祀典以爲廟之樂章大司樂遂文之
以五聲播之以八音和之以律呂節之以容
舞而奏則小呂大濩之樂作焉此先妣之爲
姜嫄斷斷無疑而禮之以義起者莫大乎是
非聖人莫能爲也然則其義可通于禘者奈
何曰禘者祭帝之禮也是周有天下之事也
其始也后稷封邰諸侯耳不敢祖天子而但
祭姜嫄其後也既有天下則可祭其祖所自
出之帝姜嫄爲高辛氏世妃則帝嚳其所自
出之祖也故禘帝嚳于太祖之廟而姜嫄自
爲別廟仁之至義之盡也此聖人之權也曰
其廟見於魯須何也曰魯之僭禮也魯自僖
公以後僭郊僭禘不一而足彼見周之有姜
嫄廟也故作閟宮以擬之然由是而益可徵
先妣之爲姜嫄也益可徵周之享先妣姜嫄
亦有廟也

右周先妣廟

春秋隱公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宮〔公羊傳〕考宮者
何考猶入室也始祭仲子也桓未君則曷爲祭仲子
隱爲桓立故爲桓祭其母也〔穀梁傳〕考者何也考

者成之也成之爲夫人也禮庶子爲君爲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也於子祭於孫止

胡氏傳曰考者始成而祀也其稱仲子者惠公欲以愛妾爲夫人隱公欲以庶弟爲嫡子聖人以爲諸侯不再娶於禮無二嫡孟子入惠公之廟仲子無祭享之所爲別立宮以祀之非禮也

陳氏傅良曰仲子之宮別廟也古者妾祔于妾祖始無妾祖始則易牲而祔於女君別廟非禮也汪氏克寬曰穀梁云庶母慈己而君終則廢禮曰妾母不世祭乃庶子爲君之禮也若庶子未爲君而祭其妾母則固無其禮也禮稱女君死則妾爲女君之黨服攝女君則不爲先女君之妾耳安可爲之立宮乎隱公立宮以祭庶母遂啓後世追尊諸侯人特書以著失禮之始

漢書高帝本紀五年即皇帝位追尊先媼曰昭靈夫人

漢儀注昭靈夫人陵廟在陳留小黃

右魯仲子宮 附

外戚傳代王爲皇帝尊太后爲皇太后孝景前二年崩葬南陵

師古曰薄太后陵在霸陵之南故稱南陵即今所謂薄陵

呂后是正嫡故薄不得合葬也

用呂后不合葬長陵師古曰以故特自起陵近文帝

孝武鉤弋趙倢仔昭帝母也從幸甘泉有過見譴以憂死因葬雲陽

師古曰在甘泉宮南今土人呼爲女陵

昭帝即位追尊鉤弋倢仔爲皇太后起園廟雲陵

昭帝本紀始元元年夏爲皇太后起園廟雲陵

韋元成傳元帝永光五年韋元成言古者制禮別尊卑貴賤國君之母非適不得配食則薦於寢身沒而已陛下躬至孝承天心建祖宗定迭毀序昭穆大禮既定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宜祔園廟宜如禮勿復修奏可

昭太后趙氏葬雲陵各有園廟

孝文太后薄氏葬南陵考

帝寢疾匡衡告謝毀廟曰孝莫大於嚴父故父之所

尊子不可以不承父之所異子不敢同禮公子不得爲母信爲後則於子祭於孫止（李奇曰不得信尊其父也公子其母爲孫則止不得祭公子去其所而爲太宗後尚得私祭也明繼祖不復顧其私祖母也）尊祖嚴父之義也

右漢后妃陵廟

後漢書光武帝本紀中元元年冬十月甲申使司空告祠高廟曰高皇帝與羣臣約非劉氏不王呂太后賊害三趙（謂高帝子趙幽王友趙恭王恢趙隱王如意）專王呂氏賴社稷之靈祿産伏誅天命幾墜危朝更安呂太后不宜配食高廟同祧至尊薄太后母德慈仁孝文皇帝賢明臨國子孫賴福延祚至今其上薄太后尊號曰高皇后配食地祇遷呂太后廟主於園四時二祭（園謂塋域也於中置寢）和帝本紀永元九年九月甲子追尊皇妣梁貴人爲皇太后冬十月乙酉改葬恭懷梁皇后於西陵

竇皇后傳梁貴人者梁竦之女建初二年選入掖庭爲貴人生和帝后養爲己子忌梁氏作飛章以陷竦誅貴人以憂卒和帝即位以貴人酷沒斂葬禮闕乃改殯於承光宮上尊謚曰恭懷皇后

東觀記曰改殯承光宮儀比敬園初后葬有闕竇后崩後乃議改葬

蕙田案敬陵和帝陵也

祭祀志和帝追尊其母梁貴人曰恭懷皇后陵以竇后配食章帝恭懷皇后別就陵寢祭之

竇皇后紀和帝永元九年太后崩未及葬而梁貴人姊嫕上書陳貴人枉歿之狀太尉張酺司徒劉方司空張奮上奏依光武黜呂太后故事（中元元年黜呂后不宜配食高廟）貶太后尊號不宜合葬先帝百官亦多上言者帝手詔

曰竇氏雖不遵法度而太后常自減損朕奉祀十年
深惟大義禮臣子無貶尊上之文恩不忍離義不忍
虧案前世上官太后亦無降黜（上官太后昭帝后也父安與燕王謀反誅太后以年少又霍光外孫故不廢也）其勿復議于是合葬敬陵
蕙田案和帝尊崇所生而仍不徇羣臣之請上黜太后大分既昭私恩亦盡可謂斟情酌理者矣

安帝本紀建光元年三月戊申追尊皇考清河孝王曰孝德皇皇妣左氏曰孝德皇后祖妣宋貴人曰敬隱皇后丁巳尊孝德皇元妃耿氏爲甘陵大貴人（甘陵孝德皇后之陵因以爲縣）祭祀志安帝以清河孝王子即位建光元年追尊其祖母宋貴人曰敬隱后陵曰敬北陵亦就陵寢祭太常領如西陵追尊父清河孝王曰孝德皇母曰孝德后清河

嗣王奉祭而已

清河孝王傳清河孝王慶母宋貴人生慶立爲皇太子竇皇后心內惡之日夜毀譖遂廢太子貴人飲藥自殺安帝即位（即清河王長子）有司上言清河孝王至德淳懿載育明聖承天奉祚爲郊廟主漢興高皇帝尊父爲太上皇宣帝號父爲皇考序昭穆置園邑太宗之義舊章不忘（太宗謂繼嗣也）宜上尊號曰孝德皇皇考德后孝德皇母宋貴人追謚曰敬隱后乃告祠高廟使司徒持節與大鴻臚奉策書璽綬清河追上尊號又遣中常侍奉太牢祠典護禮儀侍中劉珍等及宗室列侯皆往會事尊陵曰甘陵廟曰昭廟置令丞設兵車周衛比章陵（皇考南頓君陵）復以廣川益清河國尊耿姬爲甘陵大貴人

順帝本紀永建二年六月乙酉追尊謚皇妣李氏爲恭愍皇后葬於恭北陵

閻皇后紀帝順帝母李氏瘞在洛陽城北帝初不知莫敢以聞及太后崩左右白之帝感悟發哀親到瘞所更以禮殯上尊謚曰恭愍皇后葬恭北陵爲策書金匱藏於世祖廟在恭陵之北因以爲名漢宮儀曰置陵園令食監各一人秩皆六百石金匱緘之以金

祭祀志順帝即位追尊其母曰恭愍后陵曰恭北陵寢祭如故北陵

河間孝王傳蠡吾侯翼卒子孝王子志嗣立是爲桓帝梁太后詔追尊河間孝王爲孝穆皇夫人曰孝穆后廟曰清廟陵曰樂成陵蠡吾先侯曰孝崇皇廟曰烈廟陵曰博陵皆置令丞使司徒持節奉策書璽綬祠以太牢

匽皇后紀孝崇匽皇后諱明爲蠡吾侯翼勝妾蠡吾侯翼河間王開子和帝孫生桓帝桓帝即位明年追尊翼爲孝崇皇陵曰博陵以后爲博園貴人和平元年梁太后崩乃就博陵尊后爲孝崇皇后遣司徒持節奉策授璽綬齋乘輿器服備法物宮曰永樂元嘉二年崩以帝弟蠡吾侯翼子桓帝弟平原王石爲喪主石蠡吾侯翼子桓帝弟斂以東園畫梓壽器玉匣飯含之具禮儀制度比恭懷皇后東園署名屬少府掌爲棺器梓木爲棺以漆畫之稱壽器者欲其久長也猶如壽堂壽宮壽陵之類也漢舊儀曰梓棺長二大廣四尺王四者腰以下爲四至足亦縫以黃金爲縷飯含者以珠玉實口將作大匠復土繕廟合葬博陵

獻帝本紀初平元年有司奏恭懷敬隱恭愍三皇后並非正嫡不合稱后請除尊號制曰可

蕙田案祭祀志乃董卓所奏也

興平元年二月壬午追尊謚皇妣王氏爲靈懷皇后甲

申改葬於文昭陵

〔王美人紀〕興平元年帝加元服有司奏立長秋宮詔曰朕稟受不弘遭值禍亂未能紹先以光故典皇母前薨未卜宅兆禮章有闕中心如結三歲之感益不言吉且須其後於是有司乃奏追王美人爲靈懷皇后改葬文昭陵儀比敬恭二陵

葱田案兩漢升祔一帝一后廢黜則以繼后配食生母別立寢園以祀

右後漢后妃廟

〔三國魏志明帝紀〕黃初七年夏五月丁巳即皇帝位癸未追謚母甄夫人曰文昭皇后太和元年二月辛巳立文昭皇后寢廟於鄴

〔晉書禮志文帝甄后賜死故不立廟明帝即位有司奏請追謚曰文昭皇后使司空王朗持節奉策告祠于陵三公又奏曰自古周人歸祖后稷又特立廟以祀姜嫄今文昭皇后于後嗣聖德至化豈有量哉夫以皇家世妃之尊神靈遷化而無寢廟以承享祀非以報顯德昭孝敬也稽之古制宜依周禮別立寢廟奏可太和元年二月立廟於鄴四月洛邑初營宗廟掘地得玉璽方一寸九分其文曰天子羨思慈親明帝爲之改容以太牢告廟景初元年十二月已未有司又奏文昭皇后立廟京師永傳享祀樂舞與祖廟同廢在鄴廟

〔文昭甄皇后傳〕后中山無極人明帝母延康二年六月賜死葬於鄴明帝即位有司奏請追謚上尊謚曰文昭皇后景初元年夏有司議定七廟冬又奏曰蓋帝王之興既有受命之君又有聖妃協于神靈然後

克昌厥世以成王業焉昔高辛氏卜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而帝摯陶唐商周代興周人上推后稷以配皇天追述王初本之姜嫄特立宮廟世世享嘗周禮所謂奏夷則歌中呂舞大濩以享先妣者也詩人頌之曰厥初生民時維姜嫄言王化之本生民所由又曰閟宮有侐實實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詩禮所稱姬宗之盛其美如此大魏期運繼於有虞煥然崇隆帝道三世彌隆廟數之祧實與周同今武宣皇后文德皇后各配無窮之祚至於文昭皇后膺天靈符誕育明聖功濟生民德盈宇宙開諸後嗣乃道化之所興也寢廟特祀亦姜嫄之閟宮也而未著不毀之制懼論功報德之義萬世或闕焉非所以昭孝示後世也文昭廟宜世世享祀奏樂與祖廟同永著不毀之典以播聖善之風于是與七廟議並勒金策藏之金匱

右三國魏后妃廟

三國蜀志先主甘后傳先主甘皇后沛人也先主住小沛納以爲妾先主數喪嫡室常攝內事后卒葬於南郡章武二年追謚皇思夫人遷葬於蜀未至而先主殂殞丞相亮上言皇思夫人履行修仁淑慎其身大行皇帝存昔在上將嬪配作合載育聖躬大命不融大行皇帝存時篤義垂恩念皇思夫人神柩在遠飄颻特遣使者奉迎會大行皇帝崩今皇思夫人神柩以到又梓宮在道園陵將成安厝有期臣輒與太常臣賴恭等謹按禮記曰立愛自親始教民孝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不忘其親所由生也春秋之義母以子貴昔高皇帝追尊太上

昭靈夫人爲昭靈皇后孝和皇帝改葬其母梁貴人尊號曰恭懷皇后孝和皇帝亦改葬其母王夫人尊號曰靈懷皇后今皇思夫人宜有尊號以慰寒泉之思輒與恭等案謚法宜曰昭烈皇后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故昭烈皇后宜與大行皇帝合葬臣請太尉告宗廟布露天下具禮儀別奏制曰可

蕙田案晉代徐邈臧燾之議謂母以子貴宜崇尊號合葬祔食理所不可然則昭烈既立穆后而甘后仍與合葬禮歟曰甘后之合葬則非凡爲妾媵之比史稱先主數喪嫡室常攝内事則隱然有繼室之義其薨也在先主未即帝位之先因而未及追尊至即位後甘氏已薨孫夫人又歸吳緣是立穆后耳況所生子禪早已建爲太子又與以藩邸入繼大統者不同據此數端雖謂甘后之合葬禮以義起可也

右蜀漢后妃廟

晉書禮志武帝既改創宗廟追尊景帝夫人夏侯氏爲景懷皇后任茂議以爲夏侯初嬪之時未有王業帝不從

文獻通考馬氏曰時已尊景王夫人羊氏爲景后矣懷帝策武帝後楊后曰武悼皇后改葬峻陽陵側別祠宏訓宮不列於廟成帝咸康五年始作武悼后神主祔于廟配享世祖

武悼楊皇后傳后以咸寧二年立爲皇后帝崩尊爲皇太后賈后凶悖廢太后爲庶人絶膳而崩永嘉元

年追復尊號別立廟神主不配武帝至成帝咸康七年下詔使內外詳議衛將軍虞潭議曰世祖武皇帝光有四海元皇后應乾作配元后既崩悼后繼作至楊駿肆逆禍延天母孝懷皇帝追復號謚豈不以緜亟禹興義在不替者乎又太寧二年臣忝宗正帝譜泯棄罔所循案時博諮舊齒以定昭穆與故驃騎將軍華嶠尚書荀崧侍中荀邃因舊譜參論撰次尊號之重一無改替今聖上孝思祗肅禋祀詢及羣司將以恢定大禮臣輒思議伏見惠皇帝起居注羣臣議奏列駿作逆謀危社稷列魯之文姜漢之呂后臣竊以文姜雖莊公之母實爲父讎呂后寵樹私戚幾危劉氏案此二事異於今日昔漢章帝竇后殺和帝之母和帝即位盡誅諸竇當時議者欲貶竇后及后之亡斂不以禮葬和帝以奉事十年義不可違臣子之道務從豐厚仁明之稱表於往代又見故尚書僕射裴頠議悼后故事稱繼雖出追服無改是以孝懷皇帝尊崇號謚還葬峻陵此則母子道全而廢事蕩革也於時祭於宏訓之宮未入太廟蓋是事之未盡非義典也若以悼后復位爲宜則應配食世祖若復之爲非則號謚宜闕未有位號居正而偏祀別室者也若以孝懷皇帝私隆母子之道特爲立廟者此苟崇私情有虧國典則國諱帝諱皆宜除棄匪徒不得同祀於世祖之廟也會稽王昱等咸從潭議由是太后配食武帝

蕙田案二后並配自晉成帝始一元配一繼后也

元敬虞皇后傳帝爲琅邪王納后爲妃無子永嘉六年薨帝爲晉王追尊爲王后有司奏請王后應別立廟令曰今宗廟未成不宜更興作便修飾陵上屋以爲廟太興三年冊曰皇帝咨前琅邪王妃虞氏朕祇順昊天成命用陟帝位悼妃夙徂徽音潛翳御于家邦靡所儀刑陰教有虧用傷于懷追號制謚先王之典今遣使持節兼太尉萬勝奉冊贈皇后璽綬祀以太牢魂而有靈嘉茲寵榮乃祔于太廟葬建平陵

〔通典〕元帝初爲晉王妃虞氏先亡王導與賀循書論虞廟元帝爲琅邪王納虞氏爲妃永嘉中亡帝爲晉王追謚爲后而元帝子明帝自有母時以此疑故比兄弟昭穆之義也云王所崇惜者體也未敢當正位入廟及毀廢之所不知便可得爾不循答曰漢光武於屬以元帝爲父故於昭穆之敘便居成帝之位而遷成帝之主於長安高廟今聖上於惠帝爲兄弟亦當居惠帝之位而上繼武帝惠帝亦宜別廟則虞妃廟位當以此定導又云戴若思欲於太廟立后別室循答曰愚以尊王既當天之正統而未盡震居之極稱既名稱未極更於事宜爲難或謂可立別廟使進退無犯意謂以尊意所重施於今宜如有可爾理若全尊尋備昭穆既正則俯從定位亦無拘小別然非常禮無所取準於名則未滿於禮則變常竊以戴所斟酌於人情爲未安

〔文獻通考〕明帝生母豫章君荀氏成帝時薨贈豫章郡君別立廟於京都

〔豫章君傳〕豫章君荀氏元帝宮人也初有寵生明帝及琅邪王漸見疎薄明帝太寧元年迎還臺內及成帝立尊重同於太后咸康元年薨詔曰朕少遭憫凶

慈訓無稟撫育之勤建安君之仁也一旦薨殂實思報復永惟平昔感痛哀摧其贈豫章郡君別立廟於涼都

晉書孝武帝本紀太元十九年夏六月壬子追尊會稽王太妃鄭氏爲簡文宣太后二十年春二月作宣太后廟

禮志太元十九年二月追尊簡文母會稽太妃鄭氏爲簡文皇帝宣太后立廟太廟道西

簡文宣鄭太后傳建武元年納爲琅邪王夫人生琅邪悼王簡文帝咸和元年薨簡文帝徙封會稽王追號曰會稽太妃及簡文帝即位未及追尊太元十九年孝武帝下詔曰會稽太妃文母之德徽音有融誕載聖明先延于晉先帝追尊聖善朝議不一道以疑

屈朕述遵先志常惕于心今仰奉遺旨依陽秋二漢孝懷皇帝故事上太妃尊號曰簡文太后於是立廟於太廟路西陵曰嘉平時羣臣希旨多謂鄭太后應配食于元帝者帝以問太子前率徐邈邈曰臣案陽秋之義母以子貴魯隱尊桓母別考仲子之宮而不配食於惠廟又平素之時不伉儷於先帝至於子孫豈可爲祖考立配其崇尊盡禮由於臣子故得稱太后陵廟備典若乃祔葬配食則義所不可從之

宋書臧燾傳晉孝武帝追崇庶祖母宣太后議者或謂宜配食中宗燾議曰陽秋之義母以子貴故仲子成風咸稱夫人經云考仲子之宮若配食惠廟則宮無緣別築前漢孝文帝昭帝太后並繫子爲號祭於寢園不配於高祖孝武之廟後漢和帝之母曰恭懷

皇后安帝祖母曰敬隱皇后順帝之母曰恭愍皇后雖不繫子爲號亦祭於陵寢不配章安二帝此則二漢雖有太后皇后之異至于並不配食義同陽秋唯光武追廢呂后故以薄后配高祖廟又衛后既廢霍光追尊李夫人爲皇后配孝武廟此非母以子貴之例直以高武二廟無配故耳夫漢立寢於陵自是晉制所異謂宜遠準陽秋考宮之義近摹二漢不配之典尊號既正則罔極之情申別建寢廟則嚴禰之義顯繫子爲稱兼明母貴之所由一舉而允三義固哲王之高致也議者從之

右晉后妃廟

宋書文帝本紀元嘉元年八月丁酉追尊所生胡婕妤爲皇太后謚曰章后

禮志元嘉初追尊所生胡婕妤爲章皇太后立廟西晉宣太后地孝武昭太后明帝宣太后並祔章太后廟

樂志章皇太后神室奏章德凱容之樂舞歌詞　幽瑞浚靈表彰嬪聖翊載微文敷光崇慶上緯躔祥中維飾詠永屬煇猷聯昌景命

昭皇太后神室奏昭德凱容之樂舞歌詞　明帝造表靈躔象纘儀緯風膺華丹燿登瑞紫穹訓形霄宇武彰宸宮騰芬金會寫德聲容

宣皇太后神室奏宣德凱容之樂舞歌詞　明帝造天樞凝耀地紐儷煇聯光騰世炳慶翔機薰藹中寓景纏上微玉頌鏤德金籥傳徽

武帝胡婕妤傳武帝胡婕妤諱道女淮南人義熙初爲高祖所納生文帝五年被譴賜死時年四十二葬

丹徒高祖践祚追贈婕妤太祖即位有司奏曰臣聞德厚者禮尊慶深者位極故閟宮既搆咏歌先妣園陵崇衛聿追來孝伏惟先婕妤柔明塞淵光備六列德昭仪範訓洽母儀用能啟祚聖明奄宅四海嚴親莫逮天禄永違臣等遠準春秋近稽漢晉謹上尊號曰章皇太后陵曰熙寧立廟于京師

禮志孝建元年十月戊辰有司奏章皇太后廟毀置之禮二品官議者六百六十三人太傅江夏王義恭以為經籍殘僞訓傳異門諒言之者罔一故求之者尠究是以六宗之辯舛於兼儒迭毀之論亂於羣學章皇太后誕神啟聖禮備中興慶流祚胤德光義遠宜長代崇芬奕葉垂則豈得降侔通倫反遵常典夫議者成疑實傍紀傳知一爽二莫窮書旨案禮記不代祭爰及慈母置

辭令有所施穀梁於孫止別主立祭則親執虔祀事異前志將由大君之宜其職彌重人極之貴其數特中山漢代鴻風遂登配祔晉氏明規咸留薦祀遠考史策近因闇見未應毀之於義為長所據公羊祇足堅安可以貴等帝王祭從士庶緣情訪制顛越滋甚謂應同七廟六代乃毀六百三十六人同義恭不毀散騎侍郎王法施等二十七人議應毀領曹郎中周景遠重參議義恭等不毀議為允詔可

大明二年二月庚寅有司奏皇代殷祭無事於章后廟高堂隆議魏文思后依周姜嫄廟禘祫及徐邈答晉宣太后殷薦舊事使禮官議正博士孫武議春秋文公二年大事於太廟傳曰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太廟傳曰合族以食序以昭穆祭統曰有事

於太廟則羣昭羣穆咸在不失其倫今殷祠是合食太祖而序昭穆章太后既屈于上不列正廟若迎主入太廟既不敢配列于正序又未聞于昭穆之外別立爲位若徐邈議今殷祠就別廟奉薦則垂禘祫大祭合食序昭穆之義今章太后廟四時饗薦雖不於孫止若太廟禘祫獨祭別宮與四時烝嘗不異則非禘大祭之義又無取於祫合食之文謂不宜與太廟同殷祭之禮高堂隆答魏文思后依姜嫄廟禘祫又不辨祫之義而改祫大饗蓋有由而然耳守文淺學懼乖禮衷博士王燮之議案禘祫小廟禮無正文求之情例如有可準推尋祫之爲名雖在合食而祭典之重此爲大夫以孝享親尊愛罔極因殷薦於太祖亦致盛祀於小廟譬有事於尊者可以及卑故魏高堂隆所謂猶以祫故而祭之也是以魏之文思晉之宣后雖不並序於太廟而猶均禘於姜嫄其意如此又徐邈所引四殤不祫就而祭之以爲別享之例斯其證矣愚謂章太后廟亦宜殷薦太常丞孫緬議以爲祫祭之名義在合食守經據古孫武爲詳竊尋小廟之禮肇自近魏晉之所行足爲前準高堂隆以祫而祭有附情敬徐邈引就祭四殤以證別饗孫武據殤祔於祖謂廟有殤位尋事雖同廟而祭非合食且七廟同宮始自後漢禮之祭殤各祔厥祖既豫祫則必異廟而祭愚謂章廟殷薦推此可知祠部朱膺之議閟宮之祀高堂隆趙怡並云周人祫歲俱祫祭之魏晉二代取則奉薦名儒達禮無相譏非不譽不忘率由舊章愚意同王燮之孫緬議詔曰章皇太后追尊極號禮同七廟豈容獨闕殷薦隔茲盛祀閟宮遥祫既行有周魏

晉從享式範無替宜述附前典以宣情敬
大明四年丁巳有司奏安陸國土雖建而奠酹之所未
及營立四時薦饗故祔汀夏之廟宣王所生夫人當應
祠不太學博士傅郁議應廢祭右丞徐爰議案禮慈母
妾母不代祭鄭元注以其非正故傳曰子祭孫止又云
爲慈母後者爲祖庶母可也注稱緣爲慈母後之義父
妾無子亦可命已庶子爲之後也考尋斯義父母妾之
祭不必唯子江夏宣王太子體自元宰道戚之裔遭時
不幸聖上矜悼降出皇愛嗣承徽緒光啟大蕃屬國爲
祖始王夫人載育明懿則一國之正上無所厭哀敬得
申既未獲祔享江夏又不從祭安陸即事求情愚以爲
宜依祖母有爲後之義謂合列祀於廟二議不同參議
以爰議爲允詔可

大明七年正月庚子有司奏故宣貴妃加殊禮未詳應
立廟與不太學博士虞龢議曲禮云天子有后有夫人
檀弓云舜葬蒼梧三妃未之從昏義云后之立六宮有
三夫人然則三妃即三夫人也后之有三妃猶天子之
有三公也案周禮三公八命諸侯七命三公既尊於列
國諸侯三妃亦貴於庶邦夫人據春秋傳仲子非魯惠
元嫡尚得考彼別宮今貴妃是秩天之崇班理應立此
新廟左丞徐爰議宣貴妃既加殊命禮絕五宮考之古
典顯有成據廟堂克構宜選將作大匠參詳以龢爰議
爲允詔可

大明七年三月戊戌有司奏言新安王服宣貴妃齊衰
周十二月練十三月縞十五月禫心喪三年未詳宣貴
妃祔廟在何時入廟之日當先有祔爲但即入新廟而

已若是大祥未及禫中入廟者遇四時便得祭不又新安王在心制中得親奉祭不左丞徐爰議以禮有損益古今異儀春秋傳雖云卒哭而祔祔而作主時之諸侯皆禫終入廟且麻衣縓緣革服於元嘉苫絰變除申行於皇宗況宣貴妃誕育叡蕃葬加殊禮靈筵廬位皆主之哲王考宮創祀不得開之朝廷謂禫除之後宜親執奠爵若有故三卿行事詔可

禮志明帝泰始二年正月孝武昭太后崩五月甲寅有司奏晉太元中始正太后尊號徐邈議廟制自是以來著爲通典今昭皇太后於至尊無親正特制義服祔廟之禮宜下禮官詳議博士王略太常丞虞愿議正名存義有國之徽典臣子一例史傳之明文今昭皇太后正位母儀尊號允著祔廟之禮宜備彝則母以子貴事炳

聖文孝武之祀既百代不毀則昭后之祔無緣有虧愚謂神主應入章后廟又宜依晉元皇帝之於愍帝安帝之於永安后祭祀之日不親執觴爵使有司行事時太宗宣太后已祔章太后廟長兼儀曹郎虞龢議以爲春秋之義庶母雖名同崇號而實異正嫡是以猶考別宮而公子主其祀今昭皇太后既非所生益無親奉之禮周禮宗伯職云若王不與祭則攝位然則宜使有司行其禮事又婦人無常秩各以夫氏爲定夫亡以子爲次昭皇太后即正位在前宣太后追尊在後以從序而言宜蹕新禰於上參詳蘇議爲允詔可

泰始二年六月丁丑有司奏來七月當祀二廟依舊車駕親奉孝武皇帝至尊親進觴爵及拜伏又昭皇太后室應拜及祝文稱皇帝諱又皇后今月二十五日虔見

於禰拜孝武皇帝昭皇太后並無明文下禮官議正太學博士劉絹議尋晉元壯面稱臣於愍帝烝嘗奉薦亦使有司行事且兄弟不相為後著於魯史以此而推孝武之室至尊無容親進觴爵拜伏其日親進章皇太后廟經昭皇太后室過前議既使有司行事謂不應進拜昭皇太后正號久定登列廟祀祥尋祝文宜稱皇帝諱案禮婦無見兄之典昭后位居傍尊致虔之儀理不容備孝武昭后二室牲薦宜闕太常丞虞愿議夫烝嘗之禮事存繼嗣故傍尊雖近弟姪弗祀君道雖高臣無祭典案晉景帝之於武帝屬居伯父武帝至祭之日猶進觴爵今上既纂祠文皇於孝武室謂宜進拜而已觴爵使有司行事案禮過墓則軾過祠則下凡在神祇尚或致恭況昭太后母臨四海至尊親曾壯面兄母有敬謂宜進拜祝文宜稱皇帝諱尋皇后廟見之禮本脩虔為義今於孝武論其嫂叔則無通問之典語其尊卑亦無相見之義又皇后登御之初昭后猶正位在宮敬謂之道久已前備愚謂孝武昭太后二室並不復薦告參議以愿議為允詔可

文帝路淑媛傳文帝路淑媛入後宮生孝武帝拜為淑媛上即位奉尊號曰皇太后宮曰崇憲廢帝即位號太皇太后太宗踐祚號崇憲太后初太宗少失所生為太后所攝養及即位供奉禮儀不異舊日尋崩詔曰朕幼集荼蓼夙憑德訓龕虧定業實資仁範恩著屯夷有兼常慕夫禮沿情施義循事立可特齊衰三月以申追仰之心謚曰昭皇太后葬世祖陵東南號曰脩寧陵

元徽二年十月壬寅有司奏昭太后廟毀置下禮官詳議太常丞韓賁議案君母之尊義發春秋庶後饗薦無間周典七廟承統猶親盡則毀況伯之所生而無服代祭稽之前代未見其準都令史殷匪子議昭皇太后不係於祖宗進退宜毀議者云妾祔於妾祖姑祔既必告毀不容異應告章皇太后一室案記云妾祔於妾祖姑無妾祖姑則易牲而祔於女君可也始章太后於昭太后論昭穆而言則非妾祖姑又非女君於義不當伏尋昭太后名位允極昔初祔之始自上祔於趙后即安於西廟並皆幣告諸室古者大事必告又云每事必告禮牲幣雜用檢魏晉以來互有不同元嘉十六年下禮官辨正太學博士殷靈祚議稱吉事用牲凶事用幣自茲而後吉凶為判已是一代之成典今事雖不全凶亦未近吉故宜依舊以幣徧告二廟又尋昭太后毀主無義陳列於太祖博士欲依虞主祔於廟兩階之間案階間本以祼告幣祼虞主之所昔虞喜云依五經典義以毀主祔於虞主祼於廟之北墻最為可據昭太后神主毀之祼之後上室不可不虛置太后便應上下升之既升之頃又應設脯醢以安神今禮官所議謬略未周遷毀事大請廣詳訪左僕射劉康等七人同匪子左丞王諶重參議謂以幣徧告二廟祼毀殷主於北墻宣太后上室仍設脯醢以安神匪子議為允詔可

文帝沈婕妤傳 文帝沈婕妤為美人生明帝拜為婕妤元嘉三十年卒世祖即位有司奏曰昔幽都追遠正邑纏哀緬慕德義敬即位追贈湘東國太妃太宗奉園陵先太妃德履端華徽景明峻風光宸掖訓流

國闈鞠聖誕靈蚤捐鴻祚臣等遠模漢冊近儀晉典
謹上尊號爲皇太后謚曰宣太后陵號曰崇寧

樂志宣太后廟歌　熹祥月輝毓德軒光嗣徽嬀汭思
媚周姜母臨萬寓訓誥紫房朱紘玉篇式載瓊芳

右宋后妃廟

南齊書禮志建武二年有司奏景懿后遷登新廟車服
之儀司部郎何佟之議曰周禮王之六服大裘爲上衮
冕次之王[illegible]王輅爲上金輅次之皇后六服褕衣爲上
褕翟次之首飾有三副爲上編次之五車重翟爲上厭
翟次之上公有大裘玉輅而上公夫人有副及褕衣是
以祭統云夫人副褕立於東房也又鄭云皇后六服唯
上公夫人亦有褕衣詩云翟茀以朝鄭以翟茀爲厭翟
侯伯夫人入廟所乘今上公夫人副褕既同則重翟或
不殊矣況景皇懿后禮崇九命且晉朝太妃服章之禮
同於太后宋代皇太妃唯無五牛旗爲異其外侍官則
有侍中散騎常侍黃門侍郎散騎侍郎各二人分從前
後部同於王者內職則有女尚書女長御各二人祭引
同於太后又魏朝之晉王晉之宋王並置百官擬於天
朝至於晉文王終猶稱薨而太上皇稱崩則是禮加于
王矣故前議景皇后悉依近代皇太妃之儀則侍衛陪
乘並不得異后乘重翟亦謂非疑也尋齊初移廟宣皇
神主乘金輅皇帝親奉亦乘金輅先往行禮畢仍從神
主至新廟今所宜依準也從之

蕙田案齊明帝追尊本生父始安貞王爲景
皇帝本生母始安王妃曰景懿后事載私親
廟

梁書武帝本紀天監元年冬十一月己未立小廟
右齊后妃廟

隋書禮儀志小廟太祖太夫人廟也非嫡故別立廟皇帝每祭太廟訖乃詣小廟亦以一太牢如太廟禮

梁普通七年祔皇太子所生丁貴嬪神主於小廟其儀未祔前先修壝室改塗其日有司行埽除開壝室奉皇妣太夫人神主於坐奠制幣訖衆官入自東門位定祝告訖撤幣埋於兩楹間有司遷太夫人神主於上又奉穆貴嬪神主於下陳祭器如時祭儀禮畢納神主閉於壝室

樂志太祖太夫人廟登歌 光流者遠禮貴彌申嘉饗云備盛典必陳追養自本立愛惟親皇情乃慕帝服來尊駕齊六轡旂耀三辰感茲霜露事彼冬春以斯

孝德永被蒸民

太祖太夫人廟舞歌

人固天攸啟祚我梁德膺斯盛禮文轡達嚮重檐丹陛飾我俎彝潔我粢盛躬事奠饗推尊盡敬悠悠萬國具承茲慶大孝追遠兆庶攸詠

右梁后妃廟

陳書高祖本紀永定元年十月追謚前夫人錢氏號爲昭皇后癸未尊昭皇后陵曰嘉陵依梁初園陵故事

右陳后妃廟

北魏書禮志神龜二年九月立寢皇太后廟於鄴后之舊鄉也置祠官太常博士齋郎三十餘人侍祠歲五祭

后妃列傳明元密皇后杜氏魏郡鄴人陽平王超之妹也初以良家子選入太子宮有寵生世祖及太宗

即位拜貴嬪秦常五年薨謚曰密貴嬪葬雲中金陵
世祖即位追尊號謚配饗太廟又立后廟于鄴刺史
四時薦祀以魏郡太后所生之邑復其調役後甘露
降於廟庭高宗時相州刺史高閭表修后廟詔曰婦
人外成理無獨祀陰必配陽以成天地未聞有莘之
國立太姒之享此乃先皇所立一時之至感非經世
之遠制便可罷祀

高祖本紀太和十九年四月太和廟成五月庚午遷文
成皇后馮氏神主於太和廟

禮志太和十九年癸亥詔曰知太和廟已就神儀靈主
宜時奉寧可尅三日已巳内奉遷於正廟其出金
墉之儀一準出代都太和之式入新廟之典可依近至
金墉之軌其威儀鹵簿如出代廟百官奉遷宜可省之
但令朝官四品已上侍官五品已上及宗室奉迎

文成文明皇后馮氏父朗坐事誅
后遂入宮年十四高宗踐極選爲貴人後立爲皇后
顯宗即位尊爲皇太后及高祖生太后躬親撫養承
明元年尊曰太皇太后太后與高祖遊于方山顧瞻
川阜有終焉之志因謂羣臣曰舜葬蒼梧二妃不從
豈必遠祔山陵然後爲貴哉吾百年之後神其安此
高祖乃詔有司營建壽陵于方山又起永固石室將
終爲清廟焉太和五年起作八年而成刊石立碑頌
太后功德　初高祖孝於太后乃於永固陵東北里
餘豫營壽宮有終焉瞻望之志及遷洛陽乃自表瀍
西以爲山園之所而方山虛宮至今猶存號曰萬年
堂云

蕙田案馮后顯祖之嫡母李后則所生之母也今馮后居別廟而以李后配食焉

太和十九年六月相州刺史高閭表言伏惟太武皇帝發孝思之深誠同渭陽之遠感以鄴土舅氏之故鄉有歸魂之舊宅故爲窓皇后立廟於城内歲時祭祀置廟戶十家齋官三十人春秋烝嘗冠服從事刺史具威儀親行薦酌升降揖讓與七廟同儀禮畢撤會而罷今廟殿虧漏門墻傾毀簠簋故敗行禮有闕臣備職司目所親覩若以七廟惟新明堂初制配享之儀備於京邑者便應罷壞輟其常祭如功高特立宜應新其靈宇敢陳所見伏請恩裁詔罷之

孝文昭皇后傳孝文昭皇后高氏司徒公肇之妹也文明太后見后姿貌奇之遂入掖庭生世宗及馮昭儀寵盛密有母養世宗之意后自代如洛陽暴崩於汝郡之共縣或云招儀遣人賊后也世宗踐阼追尊配享后先葬城西長陵東陵制卑局因就起山陵號終寧陵肅宗詔曰文昭皇太后德協坤儀美符文姒作合高祖實誕英聖而夙世淪沒孤塋弗祔先帝孝感自哀遷奉未遂永言哀恨義結幽明廢呂尊薄禮伸漢代又詔曰文昭皇太后尊配高祖祔廟定號促令遷奉自終及始太后當主可更上尊號稱太皇太后以同漢晉之典正姑婦之禮廟號如舊文昭遷櫬於長陵北西北六十步

禮志華陰公主帝太宗也姊也元紹之爲逆有保護功故別立其廟於太祖廟垣後因祭薦焉

太武惠太后竇氏傳世祖保母竇氏初以夫家坐事

誅與二女俱入宮操行純備進退以禮太宗命爲世
祖保母性仁慈勤撫導世祖感其恩訓奉養不異所
生及即位尊爲保太后後尊爲皇太后太后訓釐内
外甚有聲稱性恬素寡欲喜怒不形於色好揚人之
善隱人之過世祖征涼州蠕蠕吳提入寇太后命諸
將擊走之真君元年崩時年六十三詔天下大臨三
日謚曰惠葬嶝山從后意也初后嘗登嶝山顧謂左
右曰吾母養帝躬敬神而愛人若死而不滅必不爲
賤鬼然於先朝本無位次不可違禮以從園陵此山
之上可以終託故葬焉別立后寢廟於嶝山建碑頌
德

文成昭太后常氏傳高宗乳母常氏本遼西人太延
中以事入宮世祖選乳高宗慈和履順有劬勞保護
之功高宗即位尊爲保太后尋爲皇太后謁於郊廟
和平元年崩詔天下大臨三日謚曰昭葬於廣寧磨
笄山俗謂之鳴雞山太后遺志也依惠太后故事別
立寢廟置守陵二百家樹碑頌德

蕙田案華陰公主以保護太宗之功因立別
廟於太祖廟垣後視晉之竟以公主祔廟者
此差近禮若夫竇常二氏尊之未免已甚内
則云異爲孺子室於宮中擇於諸母與可者
必求其寬裕慈惠温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
爲子師其次爲慈母其次爲保母汪云諸母
衆妾也可者傅御之屬也子師示以善道者
慈母知其嗜欲者保母安其居處者又曾子
問子游問曰喪慈母如母禮歟孔子曰非禮

也古者男子外有傅内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又喪服小記云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也南史司馬筠傳梁天監七年帝曰禮言慈母有三條一則妾子無母使妾之無子者養之命爲子母服以三年衰服齊衰章所言慈母如母是也二則嫡妻子無母使妾養之雖均乎慈愛但嫡妻之子妾無爲母之義而恩深事重故服以小功喪服小功章所以不直言慈母而云庶母慈已者明異於三年之慈母也其三則子非無母擇賤者視之義同師保而不無慈愛故亦有慈母之名師保無服則此慈母亦無服矣子游所問自是師保之慈非三年小功之慈也故夫子得有此答豈非師保之慈母無服之證乎今北魏竇常二保母正與梁武所言第三條慈母相同服且不制況於稱太后置園陵立寢廟哉史臣謂世祖高宗緣保母劬勞之恩並極尊崇之義雖事乖典禮而觀過知仁諒哉斯言因備論之而附於魏后妃廟之後云

右北魏后妃廟

淮陰吳玉搢校字